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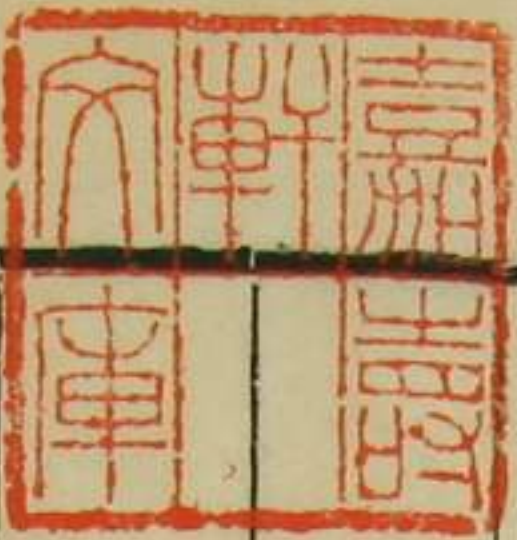


特別
20
2956
19



門 20
號 2956
卷 19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選輯



楊廷樞維斗叅閱

梁端肅公奏議

疏

梁材

議茶馬事宜疏

茶馬事宜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良卿題切照國家設立三茶馬司收茶易馬雖所以供邊軍征戰之用寔所以繫

番人歸向之心考之茶法在大明律曰凡販私茶者同私鹽法論罪蓋行於腹裏地方者然也至於通番禁例在太祖高皇帝曰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以極刑太宗文皇帝曰透漏私茶出境者犯人與把關頭目俱各凌遲處死家口遷化外蓋行於邊方者然也祖宗好生之德不嗜殺人之心而私茶通番輒以極刑凌遲論罪其意之所在可知也蓋西邊之藩籬莫切於諸番諸番之飲食莫切於吾茶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故嚴法以禁之易馬以酬之

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慕此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壯中國之藩籬斷匈奴之右臂者其所係誠重且大而非可以尋常處之也故在當時茶法通行而無阻滯之患番馬茂盛歲至萬餘之多又考之洪武初例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嗣後至弘治年間或召商中茶以備賑濟或召商中茶以備邊儲然未嘗禁腹裏之民使不得食茶也行之既久此意浸失減通番之罪而止於充軍禁內郡之茶而無所於食遂使奸人竊肆私茶盛行番人一至既要厚

賞復索高價。歲易馬匹不過數千。甚至驕傲抗違。招之不至。括民間之馬以充數者。夫豈祖宗立法之意。果如是哉。姑以今日茶法言之。每年三茶馬司。漢中府解納課茶。洮州一萬一百九十餘斤。河州一萬八千三百七十餘斤。西寧二萬五千六百餘斤。其各商茶亦赴三茶馬司抽分。又各數十萬斤。官茶貯庫。商茶就彼發賣。其各府衛州縣衙門捉獲私茶。又解各司貯庫。是商私課茶皆聚於三邊茶馬司矣。其在腹裏地方。凡有夾帶茶斤。不論多寡。卽以私販論罪。

是陝西一省皆不得食茶矣。夫茶聚於茶司。則通番之弊易滋。茶嚴於內郡。則私販之弊難究。何也。蓋陝西通番之路有三。一曰階岷。一曰臨洮。一曰蘭州。黃河爲限。關隘爲險。三路嚴守。則茶豈能飛入番境哉。今商私課茶。皆以文引渡河。歷關而至茶司矣。茶司地方。則皆與番爲鄰者也。關隘少而岐路多。其相通固已易矣。而茶司周環地方幾何。人民幾何。商人之茶動至數萬。豈能盡賣而盡買哉。商人去家千里。旣不得以速賣。勢復難於久守。不得已而賒寄居民家。

積戶蓄。塞屋充棟。夫番人欲之而不可得。吾民積之而無所施。往來之路。雖有關河之限。交通之利。不止三倍之多。且通番之罪犯。則止於充軍。又十不一犯焉。欲其不相通。豈可得乎。故近日拏獲通番人犯。若完忠。則河州衛千戶。而茶則商人趙文華者。李仕英。河州之民。而茶則商人張純者。黃欽。林森。乃西寧之民。而茶則商人羅銘者。繇此觀之。則通番者皆茶司地方之民。皆商人抽分之茶。固非腹裏地方之民之茶也。蓋既遺之以通番之資。又減之以通番之罪。云

爾。夫詳於禁者。猶有法外之遺奸。况疎其禁乎。此通番之弊。易滋而禁之之難也。茶鹽皆所日用而不可缺者。茶法與鹽法相同。然禁私鹽矣。而未嘗不賣官鹽也。今禁私茶矣。而官茶止行於諸邊腹裏八府。皆不得行。以人所必用之物。而禁之。使不得行。使不得食。欲其不私買。豈可得乎。山人治茶。猶農之治菽粟。勤力經理。俯仰所資。今商茶之外。嚴禁私賣。又以茶多阻滯。商人不得多中。則將使小民終歲收獲。置於何地。而衣食之資。取辦於何所耶。欲其不私賣。豈可

得乎。食者欲買，中者欲賣，貧無生藝之民，欲其不乘機而私販，又可得乎。故凡拏獲茶徒，非饑寒困苦之窮民，則衣食無賴之園戶。夫事有大小，法有輕重，茶法之禁，其要在於通番，非切切為吾民也。今使大奸巨惡，徃徃得以通番而漏網，閭閻小民，以數斤之茶，囚禁囹圄，而致死者不可勝計焉。此不惟私販之弊難究，而輕重緩急之間，亦未有當於人情者焉。況以三茶馬司見貯之茶，計每歲易馬之費，洮河可足三年之用，西寧可足二年之用，其商私課茶，又日增而

月益之，以至積久腐爛，如近日監察御史劉希龍所奏，燒毀者三茶司共二千萬二千餘斤，以價計之，則不啻數萬兩之多。夫以民間有用之物，而禁民使不得用，積之以至於腐朽，而置之於烈焰之中，豈不誠可惜哉。茶法之弊，有如此者，以今日馬政言之，番地所產多馬，吾之所易在馬，使番人有馬而無所於市，○私○茶○既○行○則○番○人○無○所○利○于○官○茶○而○馬○少○不○肯○至○矣○吾之茶有禁而無所於通，其勢必相求而制之之機在我矣。今者商茶皆在茶司，茶司居民陸續竊易馬匹，以待商人往來興販，歲無虛日。如臣上年四月至

洮州、五月至西寧，差人訪拏，一日之間，即得馬六十餘匹。西寧四十餘匹，則尋常可知也。縱使番地多馬，要之生產有限，與販無窮。及吾易馬之時，則不能多得也。固宜此與販番馬之未禁也。每歲茶易馬匹，領軍未至，皆寄派各衛軍餘餽養。夫邊境之軍，地方苦寒，生藝寡薄，平居之日，衣食固有所不贍，而復以養馬責之。一有瘦損倒死，重則追賠本色，輕則追納肉臟銀兩，家業不逮，鬻及男女，彼何辜哉！此寄養茶馬之未平也。監苑牧馬，所以供軍。臣初至安定苑點馬，

見有縛足而至者，道傍又有新死者，詢其所以，皆平日牧軍養馬數多，不能收拾，撤放山野，遂使性如虎豹，不可羈勒，故必設法捉獲，縛其一足，而後可以赴點。其死者皆因被縛急撞而死。夫養馬以備用，而至於如此，將何以爲用哉！及查操軍倒死馬匹之例，各照上中下戶，則給椿朋地，畝銀兩買補，銀數不足，復累各軍賠辦。且槽下倒死者，賠辦可也。若追賊倒死，勢非得已，而亦使之賠辦，情似不堪。夫馬多失養，而置於無用，馬至倒死，而給銀以買補，且累給貧軍之

賠辦。是不亦兩失耶。甘肅一鎮，每歲領馬一千九百匹。榆林寧夏，每年領馬各一千匹。洮州衛，每年二百匹。各衛地方，切近虜地，傳塘追賊，勞役頗多，倒死馬匹，時固有之，或亦未必歲有千數之甚也。今各鎮衛所，不論倒死有無多寡，每年槩給馬共四千餘匹，漫無稽考，冒領作弊，豈可謂之無耶。此牧馬領馬之未善也。馬政之弊，有如此者，夫調不鼓之琴，必有更張之術，理大壞之政，必有變通之道。臣罄一得之愚，條爲六事，開坐於後，奉 聖旨，該部知道，抄出送司案。

呈到部，看得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良卿條陳六事，內除審處牧馬，以便操牧一事，移咨兵部，徑自查議外，所據量積邊境之茶，以防私通等五事，相應議擬開立前件，伏乞 聖裁。

一量積邊境之茶，以防私通。今後三茶馬司積茶，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馬計該若干課茶之外，足以商茶。鞏昌府盤驗之時，扣除解司之數，收貯該府類總顧脚，給批差官解至茶司交割，正茶之外，分毫不許夾帶。如此則非惟通番者無所資而自止，將茶價湧

貴。番人受制而良馬，亦有不可勝用者矣。前件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款欽奉 憲宗皇帝聖旨，私茶有興販夾帶五百斤的，照見行私鹽例，押發充軍。又爲陳愚見，以禪茶馬以濟軍務事，該巡按御史劉希龍題稱官茶易馬，先年招馬之易于今招馬之難。蓋以開中太濫，商茶數多，番人坐以得茶，不仰給於茶之難，故欲少開中，以便招易。該本部議照積茶易馬，乃我朝備急防邊禦患之策。近年以來，法久弊生，私茶盛行，以致官茶阻滯，易馬甚難。誠有如本官所奏者，相

應依擬轉行接管巡茶御史，今後開茶之期，必先審有力商人方許報中，其樽節盈縮之數，并積新散舊之法，悉照本官所擬事理施行等因，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御史劉良卿題稱今後三茶馬司積茶，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馬計該若干，正茶之外，分毫不許夾帶。將來茶價湧貴，番人受制而良馬不可勝用一節，與前御史劉希龍所奏大略相同，相應議擬欲候命下轉行陝西巡茶御史，再加斟酌，徑自查照施行。一通行內郡之茶，以息私販，今後商人申茶，每年多

開百萬斤鞏昌府盤驗明除扣解茶司之外其餘悉聽臣衙門酌量西鳳等府地方廣狹分派各府對半抽分照依時估定以價值商茶給商自賣文引截角掛號不得出所屬州縣之境官茶并拏獲茶俱出給印票分散鋪行發賣價銀呈臣衙門計算除養馬解茶之費餘開巡撫衙門以備軍儲其臨洮所屬河蘭二州鞏昌所屬階岷州衛係近番地方仍舊禁賣如此則非惟私販者無所利而自息將來茶價充溢軍儲可免匱乏之憂矣前件看得巡按御史劉良卿題

稱一節非無革弊裕邊之意相應議擬合候命下本部移咨巡撫陝西都御史黃臣及轉行陝西巡茶御史再行會議前項事宜如果官商兩便有益軍儲悉照本官所議施行若有窒碍另奏請定奪

一嚴通番之刑以杜輕玩今後通番道路洮岷河州責之邊備道臨洮蘭州責之分巡隴右道西寧責之兵備道務要選委勤慎官員晝夜嚴加防守拏獲私茶通番之徒及防守官員不行覺察者仍照祖宗舊例處以極刑邊備分巡等道不行嚴謹致有私通

者事發聽臣叅劾卽以罷軟罷黜雖有他美不得論贖如此則刑重而防守嚴其誰肯舍身家之重而覓通番之利也。前件大明律內一款凡犯私茶者同私鹽法論罪及查鹽法內一款凡犯私鹽者杖一百徒三年拒捕者斬非應捕人告獲者就將所獲私鹽給付告人充賞有能自首者免罪一體給賞及查得先爲申明事例禁約越境販賣私茶通番事該督理馬政左僉都御史楊一清奏稱查得洪武三十年三月初八日欽奉 太祖皇帝聖旨陝西四川把截私

茶處緊要恁戶部便差行人去陝西河州四川礪門利雅等處省諭把隘口的頭目教他十分嚴加把截不許私茶出境如今這一遭說與他知道以後每月一遭差人去說直差到九月務要省諭他每把得停當不致透漏這等說與他了敢有放過私茶出口的拏來罪他永樂六年十二月初九日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陝西四川地方多有通接生番徑行關隘與偏僻小路洪武年間十分守把嚴謹不許放過段疋布絹私茶青紙出境違者處死如今關隘上頭目軍

士多不用心守把巡捕，往往透漏段疋私茶出境，恁戶部再出榜去曉諭禁約，還差人說與都司布政司，着他勤勤的差的當人去各關上省會把關頭目軍士，今後務要用心守把，設法巡捕，不許私漏段疋布絹私茶青紙出境。若有不聽號令，仍前私販出境，拏獲到官，定將犯人與本處不用心把關頭目俱各凌遲處死，家口遷化外，貨物入官。如私販之人有能自首者免罪，給與重賞，俱經通行欽遵去後，但法久弊生，人心玩愒，所以本官具題前因，無非慎防守與茶

利易馬籌邊之意，相應申明通行遵守，合候命下本部轉行陝西巡茶御史督嚴各該邊備分巡兵備等道，悉如本官所擬申明律例嚴加防守，仍書大字告示，翻刊印刷，發仰各該把截地方常川張掛曉諭軍民人等。如有與販私茶出境及守把關隘人員通同透漏者，俱從重問擬，干碍應叅人員徑自奏請定奪。但云從重問擬則亦未必許行成祖聖旨事例矣
雖則申飭不過虛文而已
 一嚴販馬之禁，以便招易。今後通番道路如前所開者，責令各道防守等官，但有與販番馬入境拏獲馬匹入官，犯人以通番論，亦照前例問罪。如此則番漢

不得交通番馬不得私販息生既蕃招易自廣雲錦成群之盛庶乎其可致矣。前件一節查有前例相應議擬合候命下本部移咨陝西巡茶御史卽行該道守巡官督同守把關隘人員各申明律例用心防守如有仍行私販者拏獲從重問擬守把之人知而故縱及失於盤詰者依律問罪。

一公養茶馬以蘇貧困今後三茶司各擇空閑地一區動支茶法銀兩建立馬厰積蓄草料每年易馬之時選委指揮千百戶等官督同醫獸人等凡有易到

馬匹攢槽餵養秋夏隨便牧放冬寒給與草料如有瘦損倒死者官員醫獸人等各治以罪夫醫獸養馬則水草調而自無患病之虞官給草料則軍士蘇而可免負累之苦矣。前件查得前項易到馬匹設有陝西苑馬寺開城清平等七苑牧養已是定規今御史劉良卿題稱三茶司各擇空閑地方動支茶法銀兩建立馬厰積蓄草料委官督同醫獸餵養牧放以免貧民追賠之苦不爲無見但事在彼中未審中間有無窒碍相應勘處合候命下本部移咨接管巡茶

御史將前項事宜再加查議，如果相應，別無窒碍，明白奏請定奪。

議處茶運疏

議處茶運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沈越題據分巡關西道副使紀常隴右道僉事江南會呈蒙臣案驗先據漢中府呈稱本府所屬金州西鄉漢陰石泉紫陽五州縣歲辦地畝課茶五萬三千一百九十斤，共裝一萬八百四十四篋，每年西安漢中臨洮鞏昌平涼鳳翔六府每府編茶夫一百名，每名徵價二兩五錢，共該銀一千

五百兩，內各除二十名夫價，存留府庫聽解私茶，其餘八百名夫價，各類解漢中府收貯，各州縣大戶解茶到府領銀，自行雇腳運至茶司交收，但各年解過夫銀，本府所屬六百八十七兩，鳳翔府五百六十二兩，鞏昌府九十九兩五錢，平涼府七十五兩五錢，西安臨洮二府全未徵解，每遇解茶不敷支給，屢經呈請將茶法贖贖借支，嘉靖十四年借過一千二百兩，嘉靖十五年借過四百七十兩，嘉靖十六年借過九百八十兩，見今嘉靖十七年分運茶急緊，缺少腳價

呈乞催解或再量借支用等因除已經批行陝西布政司通行嚴催外今看得前項課茶舊規自漢中府至徽州過連雲棧俱繇遞運所轉行徽州至鞏昌府中間經過駱駝巷高橋伏羌寧遠各地方偏僻原無衙門添設四茶運所官吏管領通計一十一站每處設茶夫一百名鞏昌府至三茶司復由遞運所三路分運計三十站每處設茶夫三十名其茶運所衙門運茶日少空閒日多積習既久夫役雇募重費不費官吏無爲俸銀冗濫嘉靖十四年該監察御史劉希

龍題准將前茶運所官吏查革茶夫止留六百名于西安等六府徵派除存留外每歲該解銀一千二百兩漢中府收貯遇大戶解到茶篋往西寧者每篋一錢洮河者每篋七分外又各加添一分以備風雨腳價支用通不經由遞運所人役爲照前項裁革官吏減去茶夫固是節省但自議革之後不期夫價累徵不完致將茶法賍贖銀兩逐年借支其大戶原領夫價已是太多復因路遠輒科盤費每名不下百十餘兩本役中途延滯逾歲不能完納又復揭借私債負

累戶族賠還告擾追償鄉民嗟怨爲今之計莫若酌量道路遠近照依商人運茶則例依程定價委官部運自漢中府南鄭縣起至略陽縣止陸路三百里每篋給銀一分二釐共該銀一百三十兩一錢二分八釐略陽縣至白水江路一百二十里一船可容千篋給銀二厘共該銀二十一兩六錢八分八厘白水江下船陸路至徽州七十里每篋給銀三厘共該銀三十二兩五錢三分二厘通前漢中府至徽州俱屬關南道地方徽州至秦州陸路每篋給銀一分共該銀

一百八兩四錢四分秦州至鞏昌陸路每篋給銀九厘共該銀九十七兩五錢九分六厘通前自徽州至鞏昌俱屬隴右道地方又查得私茶惟漢中府獨多且經行道路與前相同每歲約用腳價六十兩支給通計止該銀四百五十兩二錢一分足用鞏昌府至茶司三路仍經遞運所轉發况各所牛車人夫俱便不必議添夫役較之往年每歲該節省夫銀一千五十兩其前項存留聽解私茶銀兩止是漢中府支取其餘各府俱未及用約該存銀七百五十兩若將前

拖欠并存留未用者，通行徵完，該有三千餘兩，可敷六年之用。合無行布政司，將茶夫六百名，暫免編僉，仍行各府嚴併拖欠。在西鳳漢者，解漢中府，平臨鞏者，解徽州，各收貯候運之時，俱差有職人員押解。先繇漢中府領價，分巡關南道驗過，督發至徽州交割。次繇徽州領價，分巡隴右道驗過，督發鞏昌府交割。鞏昌府照文驗發，遞運所轉運至三茶司，交收聽候易馬。候銀數支盡之年，止行南鄭縣并徽州編徵，接續支用，不必徵派別府。如此，則運茶在官，不在于民。

既無負累之弊，又有節省之多。况官運催督程期有限，雖欲遷延，勢有不能。其西鳳等府私茶，亦各通令繇遞運所轉發，較之徃歲，委實官民俱便。經久可行等因，題奉 聖旨，到部送司，案查先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希龍，題稱茶夫欲照舊例徵銀存省，截解收貯量地雇役運茶，給與正貼腳價，及巡獲私茶，亦照例運納夫銀，有餘作正支銷，并茶運所衙門官吏，似應裁革。各州縣驛遞茶夫，不必僉派等因。該本部議擬轉行接管巡茶御史再行查議，勘處具奏。准議。

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沈越題稱漢中府課茶，先因茶運衙門官吏夫役冗濫，題奉欽依裁革。今經五年，不期徵解夫銀累有拖欠，大戶領價，浪費復多，且賫執官銀，自行雇運，官多人少，路遠力疲，經年不到。有悞易馬，要將各府原編茶夫價銀通行免編，止將累年拖欠，并存留夫價，着落守巡官嚴行催解。漢中府并徽州收貯，以後運茶，官爲雇脚部解，候支盡之年，止行南鄭縣并徽州各照前數編徵。二州縣另項差銀，行布政司量爲改除。其解

茶人員，就令關南隴右二道，選委部運一節，無非節財救弊之意，相應依擬合候。命下，轉行陝西接管巡茶御史，再加詳議。如果別無窒碍，徑自查照施行。

議處通惠河倉疏

通惠河倉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處州府知府吳仲奏，臣嘗備員御史，建議開濬通惠閘河，浮言橫議，塞耳填胷，雖臣亦不能自信也。節奉聖諭，有曰：修濬閘河，委係轉漕便利至計。近年屢議修復，皆爲附近貪利之徒所阻，亦因大臣不肯任事，小官徒事虛文。見今東南

民力困竭、漕運軍士疲敝、苟有寬省之策、豈可因循不爲、大事可成、則勞費不足計、國計有補、則浮言不必恤、若奸豪之人、恐防已利、故爲騰謗阻撓、聽緝事衙門訪拏究問、又曰修濬通惠河、乃前人遺跡、先朝成筭、近年屢議修復、輒爲奸豪射利之徒所阻、今閘壩俱存、河渠無礙、原設官吏夫役見在、今所議處、尤爲簡易、合用錢糧不多、一應疏濬盤剝修閘造船等項事宜、都依擬施行、未盡事情、聽該本部、并各官從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具奏定奪、務要同心竭力、共成大工、勿得偏執違拗、妨誤經國大計、大哉 皇言、二

哉 皇心、豈凡庸所能測識哉、旣而時方四月、費纔七千、而舳艫啣接於大通橋下、京城父老觀者環堵漕運官軍歡聲動地、臣因竊嘆 聖見之神明、聖政之奇偉、一至此哉、臣聞先儒有言、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終、史起決漳水以灌鄴田、鄴民大怨、欲藉之起、不敢出而避之、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利、又相與歌之、魏

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雖詛譁而不爲變。故中主以洶洶也止善，賢主以洶洶也立功。斯河之舉，若非皇上操大禹之神，兼魏襄之決，豈惟河道無成，漕事不舉，臣且以此獲罪，不知其所矣。臣邇者前去到任，道經通惠河旁，追思往事，不覺驚心。第念好事難成而易敗，讒言易興而難遏，日遠人非，無所於考。跼伏舟次，掇拾此河事跡，編成一書，名曰通惠河志，繕寫進呈，伏乞燕閒之暇，特賜清覽，勅下內閣，看詳，增撰序文，仍命所司刊刻成書，或容臣捐俸。

用紀中興聖政之盛事，少備他日史氏之美談。而臣亦得托名於不朽矣。但臣原奏之意，尚不止此。不敢避嫌隱默，復冒昧與陛下陳之。臣當奉命究運邊儲，因見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萬一奸細爲之向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若據倉廩而肆燒燬，京師可以坐困。所以借盜兵資寇糧。古今大忌。先年土木之變，尚書于謙曾議燒通州倉廩。近年都御史汪鉉亦會議包築通州於城內。臣愚實與相同。仍乞勅下戶部備查于謙、汪鉉并臣先今奏內事宜，會同廷臣從

長議處先儘京倉空馱。次於大通橋督儲館後。將逐年扣省脚價。蓋造水次馱座。并搬剝船脚之費。凡遇大運未到。及空閒之月。陸續搬運來京。所謂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隱然潛消莫大之後患。亦何憚而不爲哉。若曰恐奪通人之利。則當全用舊日之官吏。夫役一無所紛更於其間。彼既不失其利。而我實未嘗無不利也。機可乘時。慮當及遠。遭遇聖明。千載一時。不可不預爲之所。而苟且因循於目前也。區區一得愚見。實有未盡。不知忌諱。再犯天威。下情無任

拳拳懇誠之至等因奉

聖旨。這所進通惠河志。送

史館采入會典。仍着工部刊行。奏內應行事宜。該部還會議停當來說。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奏內糧運事宜。係戶部掌行。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欽遵會議。覆題施行。又於戶科抄出廣西道監察御史戴金題。爲陳愚見。以備會計糧儲事。竊惟自古國家必據險以立基。積儲以固本。所謂地利人事。相須以成。而人謀之臧。所關重大。而垂遠者。則當因地利之險阻遠近。以爲之熟計也。我太宗文皇帝。定鼎燕畿。

據有形勝，居重馭輕，誠萬世不拔之洪基矣。而儲畜一節，中間轉運之方，出納之審，安置之法，與夫除奸革弊，節冗省費，一切事宜，列聖相承，迄我皇上登極以來，凡事有更革損益，必集羣議以求至當，是固無容於議者矣。近以本年十月十六日，該戶部送到會議揭帖，為記。聖政以摠愚，蓋事奉聖旨本部會議停當來說，臣竊詳吳仲欲移通倉之儲，以防意外之變，是其心未嘗不忠，而其事或有未盡然者何哉。蓋邊方外寇，必自遠以及近，而老成謀國，必制

外以安內，我國家萬年基業肇造如此，東關則有燕河營、太平寨、三屯營、馬蘭谷、密雲、黃花鎮，西關則有居庸、紫荆、倒馬諸關鎮，以為京師之藩屏，諸陵之護衛，而通州附近京師，尤在肘腋之間，寇豈易至之哉。萬不得已，設有寇侵，以上各邊關鎮攻圍日久，糧餉不繼，必發通州之倉，以為救援之策。此則歷代倉版不必然盡入京倉亦有利於水次者况通文皇帝州近于京師置通倉不言之深意矣。果如仲言，盡徙入於京中，至不得已，則發京儲以濟邊患，不惟往返費轉運之艱，而國之大體示弱於人，亦甚有不便於事勢者，豈可

因土木一時之變以泥久遠之見哉故春秋之法守在四夷蓋四夷安則藩屏固而國勢自尊若舍遠而謀近棄險而就夷恐非善於謀國者矣况列聖陵寢俱在天壽山其黃花鎮密雲居庸一帶爲防護深遠之計又豈少緩於京師哉故都御史汪鋐不爲徒糧之說而有築城之計蓋得祖宗之意而知通倉爲不易之圖矣雖然疑二慮當萬全臣嘗見運糧之苦思儲畜之計輒有一說少便於國計民情者爲陛下陳之臣查得南京各衛所官軍人等月糧每遇

各省運糧至日臨船兌支軍民甚稱兩便及查大明會典開載成化二十年河道淺阻運糧遲滯令所運糧已到者悉免曬揚每石加收耗米四升未到者令在京各衛所官軍人等於通州張家灣等處地方臨船預支三箇月每石加腳價三升河西務七升其所免糧每石該耗米五升并曬米四升俱作正數支放其兌支未盡者俱於通倉上納臣謹據此備查得江南北諸省起運之數至京通二倉者大約每年不過四百萬石內該正兌米三百三十萬石京倉七分通

倉三分、改兌米七十萬石、京倉四分、通倉六分、二項
總計、每年京倉二百五十九萬石、通倉一百四十一
萬石、其各衛所官軍人等、每月該實支米該二十三
萬石、除兩箇月折色外、京通二倉、各支實米四箇月、
粟米一箇月、此則每歲出入之數矣、以各省運糧之
費計之、比如湖廣浙江江西、每米一石、該三六輕賚、
銀一錢八分、作爲沿途盤撥、并張家灣起運入倉之
費、合無查照成化二十年舊規、每年於湖廣江西浙
江三總內、臨船兌支三箇月、與各衛官軍人等、以作

京倉應支之數、共該米七十萬石、每石仍照舊徵免
曬米四升、該積出入官二萬八千石、輕賚銀一錢八
分、內除八分、與軍士沿途盤撥之費、每石剩銀一錢
該積出入官銀七萬兩、此則不費於民而利歸於國
者矣、至於支糧官軍人等、亦照舊每石加腳價三升、
河西務七升、則軍士既有腳價、又得預支、將不嫌於
遠負而利於速得矣、其運糧軍士、又得免轉運之苦、
省無名之費、以爲困苦之甦、實一舉而三利存焉、備
訪人情、僉曰無不可爲者矣、至於儲積久遠之計、通

倉每年額數不過四十萬石。既臨船兌支去三箇月，餘存不過七十萬石。存積本鎮緊急備用，以收制外安內之功。斯則不失祖宗初置倉廩之意。而於時宜變故，亦可無牽襟掣肘之患。又竟其終而備論之。行不過十年，可餘積銀七十萬兩，米二十八萬石。欲大舉興作，如都御史汪鋹之議，以興包築之功。誠不假他求，而綽乎有餘裕矣。臣聞自古經理財用以實國儲，以戒戎作，必爲之以預，持之以久，不疾不徐，而功斯慰矣。仰惟聖明御極百度維新，而儲積邦本，

尤所留意，故不惜淺陋之愚，以效芹曝之獻。伏惟俯賜睿斷，或下之廷臣，議其可否，請自聖裁。奉聖

旨該部知道。該戶工二部議擬題奉欽依。差委戶部左侍郎王等會同踏勘議處。續該各官會勘自新壩起至慶豐開止，舊跡具在，應該疏濬，合用工費，并各項事宜會處停當。及稱通州京輔之地，兩城夾固，五衛防守，亦當蓄儲以安人心，不宜過慮搬運。自起驚疑等因。今該前因查得漕運志書所載倉廩之政，永樂年間設通倉四大，運西倉，大運南倉，俱在新城，共

廩四百三十三座。大運中倉、大運東倉俱在新城，共廩一百七十九座。至永樂十二年，該平江伯陳瑄請於通惠河立法僱運淮安至通州，各添蓋倉廩接運。事下行在戶部，該本部會議題准北京行屬官軍并營造軍夫歲用浩大，海運遲阻，將原坐太倉糧、蘇松浙江改送淮安倉、鎮江廬鳳淮揚送徐州倉、徐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交收。添造二百料河船三千隻，工部卽差官催造完備。自永樂十三年爲始，依擬將海運停止，退下官軍，令於裏河

臨清德州轉運前項糧儲至通州倉交卸，令天津并通州等衛官軍於通州接運至京，工部就於淮徐濟寧臨德通州添蓋倉廩，仍將通州見在倉廩照依南京江北五衛事例撥與通州五衛管領，委官撥軍分投收受。自後軍民就便免運。宣德八年，僱運糧五百餘萬石，通倉收二分，京倉收一分。正統二年，僱運糧四百五十萬石，通倉收六分，京倉收四分。至成化六年以後，始以十分爲率。兌運京倉七分，通倉三分。改兌京倉四分，通倉六分。支運俱通倉收。及查得景泰

元年土木之寇未靖，京城戒嚴，兵部尚書于謙議請操軍士繕兵器，分城守護，通州、坰上倉糧在城中者不可捐棄，令在官諸人關支，准作月糧，京場草束俱在城外堆積，及壩上養神馬草料亦置倉場於野外，乃分遣五城兵馬司官縱火焚燒，又卷查得先爲乞恩處置淺阻糧運，拯恤貧軍事，該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銳等題稱：天時亢旱，自儀真至宿遷，河道乾淺，船不能行，卽今八月初旬，湖廣等處糧船尚有二千六百餘隻，未過濟寧，若計完糧，須至十二月，必致凍

阻，欲將見到河西務張家灣糧米，免其曬揚，加米二升，作急收受，其在後到倉者，扣筭一百餘萬石，量加脚米，臨河兌與在京官軍三箇月俸糧等因，該本部查得該年糧米四百萬石，卽今九月將半，尚有一百二十八萬餘石，俱未運到，屢經催僱，雖因淺阻，然亦有極遠糧船先到者，顯是管運官員情廢延遲，應合處置，合無將已到京通二倉未收者，悉令照例免曬，每石明加耗米，并今免曬米四升，作急收受，其未到京倉糧米，行令在京各衛所將倉糧官軍該支本年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分俸糧月糧造報關領勘合委官帶領前去通州地方聽本部委官監督就船一併兌支張家灣兌者每石添與腳米三升河西務兌者七升就於該上京倉腳價米內支給所兌糧米每石兌糧收明加耗米八升支運改兌收兌收明加耗米五升免曬米四升上京腳價米一斗俱作正數放支腳米如無本色每斗折銀五分餘銀送太倉銀庫交收兌完出給通關付繳空船隨即行令回還其餘兌支不盡并原該納通倉糧米及蘆蓆板木俱令運赴

通倉上納務在十月中旬完畢來遲衛所把總等官但在張家灣等處交兌者難依常例俱罰俸三箇月庶勤惰有別將來知警其總督漕運官員候糧完之日奏請定奪等因於成化二十年九月十五日具題及奉 憲宗皇帝聖旨是通查案呈到部臣等會議得國計重務儲蓄爲先事事有備乃可無患我 太宗文皇帝定鼎燕京形勢奠安西北而財賦仰給東南自淮徐臨德以及天津通州隨在置倉用廣儲蓄以充軍餉使緩急有備而內外相資遠慮宏謨萬世

永賴。今知府吳仲慮爲先事之圖，欲搬運通糧以杜危機。御史戴金深思儲蓄之計，欲隨宜預支以制盈縮，俱爲思患預防。因時變通之意，但卽今通州密邇京師，城郭完固，加以五衛官兵軍民安堵。先年土木之變，亦以該州有城，恃爲無恐。而城外草束始議焚燒，且節僭運四百萬石，分收京通二倉，依期方可完足。而內外輪月放支，已寓通融區處之意。成化年間雖曾臨船交兌，實繇漕運稽遲，事變無形，必修內而後可以攘外。時難預定，惟守經而後可以行權。合無

候命下戶部，行移總提督倉場侍郎等官，自嘉靖十年以後，將兌軍僭運糧米，仍照節年議單及題行事例，京通二倉照數收放。萬一河道阻淺，糧船不能前進，恐誤來年大運，聽漕運衙門臨時具奏，本部查照前例，議請定奪，不許因而遷延，希圖兌支，致虧國計。兵部行移順天等府巡撫都御史，并薊州總兵守備等官，各要申嚴號令，操練軍馬，謹飭關寨，修理城池。於承平無事之時，慎安不忘危之計，則軍威自振，而國勢益張，胡虜之患潛消，通倉儲蓄可以歷萬世而

無弊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編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茂苑許元溥孟宏參閱

柴司馬奏疏

疏

柴 昇

題為陳言救時弊以弭寇盜事

南京積弊

臣等切惟南京實

祖宗王業根本之地財賦四通

水陸要會六朝以之建國群雄之所必趨肆我 太

皇朝通志卷之五十一
太祖高皇帝奄甸中夏定鼎于茲暨我太宗文皇帝
輯寧邦國遷都于燕分爲兩京南北並峙蓋有見於
皆可以據形勝而制六合也迨今百數十年雖宸極
底定而萬方拱北然而南都故基宮闕具存陵朝不
改百官庶府依然布列旣擇內外重臣倚爲守備又
簡兵部尚書付以叅贊固所以不忘祖宗根本之
舊亦所以寓居重馭輕防微慮遠之深意也柰何承
平日久百度寢衰官闕雖具而備衛不嚴城郭雖完
而戍守不密營衛雖設而卒伍不克加以內府衙門

冗員太盛而筦權紛紜貪愆無厭而利網滋繁法禁
廢弛而上下權剝以至差科頻重財力殫竭軍民困
苦工商失業閭閻愁嘆怨誹日深人心旣危國本何
賴况今四方遠迓寇盜充斥邊報旁午日益縱橫雖
蒙朝廷命將出師未見殄除臣等切恐四川之寇醞
釀日衆勦滅無期萬一潰出荆門則江夏安陸勢不
可遏江西之寇曾聞誘殺官軍幾致敗沒萬一乘勝
長驅而彭蠡九江瞬息可待山東河南之賊若撫捕
無方聯成巨敵恐有狂豕奔突而廬鳳淮揚患不可

測前項地方。皆據南京江淮上流水陸襟帶。人心洶
洶。朝慮夕危。然以天相皇家。根本盤固。祖宗百
年。恩澤在人。非常之變。豈所宜言。但臣等杞人之憂。
雖在治平之世。而防禦之策。若固不可以不講也。然
自恒常圖之。禦寇盜莫先於選將領。厲軍威。固城守。
脩器械。此數者朝廷之上。廟堂之謀。纖悉具備。筭無
遺策。無容議矣。然臣等切以爲在今日所當急者。尤
莫先於救時弊而收人心也。蓋弊政不除。則人心不
和。苟人心不和。則上下解體。雖有頗牧之將。而威信

莫行。雖有熊羆百萬。而莫肯用命。雖有金城湯池。而
誰與守。雖有堅甲利兵。而徒以資敵。故吳廣陳勝。足
以亂秦。黃巾赤眉。足以亂漢。黃巢王仙芝。足以亂唐。
方臘足以亂宋。張士誠方國軫。足以亂元。此皆乘人
心之不和。而利於奸雄之所資。可不鑒哉。孟軻氏有
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正謂此耳。臣等考
古今興衰成敗之迹。求國家理亂安危之本。而謂今
日整禁弭盜之策。誠有見其當急焉。在於救時弊而
收人心之不可緩也。然弊在天下者。固不可枚舉。姑

以積弊之在南京者言之伏望聖明俯賜弘納

計開

今南京守備內臣已定二員

一南京守備內臣舊設不過一二員至成化年間以來稍或增至三四員議者往往猶以過多近乃增至六七員中間不免人品有賢否之殊好尚有公私之別凡遇集議則發言盈庭莫執其咎凡有稟令則政出多門人難遵守况各帶領家人弟姪頭目叅從各不下百十餘員名既各乘馬從徒而糜費廩支又各私置莊田店舍而侵併民利役占日衆而營伍空虛

工俸日繁而軍民疲憊人心懍懍怨讟滋生所謂一國三公十羊九牧若不別為裁處非惟事體不便亦地方可憂如蒙乞勅司禮監察其賢否定其去留少加減汰復其舊規就中擇其稍知憂君愛國約已裕人秉公循理者止用二三員俾其協心共理保又軍民永為定額更不增減庶事體不紊而地方少安矣一南京適當東南水陸衝要財賦總會之所考之前代及我朝創國之初民物繁富百貨所萃而絲綿材美之利尤甲於天下往年工商得以專業而無官府

侵漁之擾，貢納率有常供，而無權豪迫奪之害，以故四方良工美利，自遠而來，而都邑因以富庶，軍民仰賴以安。夫何近年以來，朝廷賞賜糜費，織造繁興，兼以頻歲不時，差官提督織造，僭造上用服色，并額外預備賞賜蟒衣等項，及又南京內府各監局，并守備衙門，各往往指稱進貢等項名色，經營織造，或占據機房，或拘拏人匠，或強買絲料，公私兼併，紛紜攘奪，百方剝擾，匠藝爲之失業，商貨爲之不通，民生憔悴，而絲帛之利，大不如前。况今見勅守備太監張陽

監督僭造鹵簿大駕工程未畢，又聞欽差提督織造內臣二員前來，遠近聞之，騷然不寧，都邑軍民感額而待，四外工匠舉思逃匿，貧難織戶謀棄機杼，其差來官員未免多帶積年堂長匠作，及投托跟從叅隨人役，或因公營私，矯權附勢，浸潤撥置生事害人，及未免役占軍卒坐費廩餼，起派物料，重擾地方，侵損鹽利，虛虧國課，人心嗟怨，或由以生，伏望聖明軫念四方水旱災傷，民窮盜起，根本重地，宜切憂危，御服御器尤宜儉薄，乞將織造內臣罷不差遣，如或已差

速令取回，以示躬行節儉，愛養民力，待後各處寇盜消除，年穀豐裕，再議舉行，斯為慶幸。

一南京操江之設，乃我聖祖神宗經國慮遠，實為水戰要務，防禦上策。邇來承平日久，每事因循，軸轡曠朽，弓弩不弦，名號虛存，徒為故事。一向操船戰卒，足不登舟，水勢未習，倘遇警急，兩失所措。而長江之險，束手付敵，根本之地，危可立待。群議及此，眾所寒心。查得往來戰船，仍有三百四十隻，巡船仍有九十一隻，餘隻近年以來，陸續損壞，戰船在塢，堪以修用者，不

及六七十隻，巡艇堪用者，不及二十餘隻，兩班操軍，舊數二萬員名，今據見在實操者，止有一萬九百員名，除老弱不堪選，其堪用者，不及二三千人。中間逃亡事故，雖有，而那移改差者亦多。年復一年，寢成減耗，以致船隻雖是定有年例行移，工部脩理，但修者無一二，而壞者常十百。年復一年，積成頽弊。及今若不大為整饬，祖宗以來戰守防禦之制，不可復救矣。乞勅兵工二部計議，合無將戰巡船隻，查照原額會計工價物料，逐一相勘，應改造者改造，應修理者

修理不拘年例務要釘板堅密脩整完具給與常操官軍分隊領駕用心看守操演以後未及五年之上輒有損壞本船官軍自行修理其原伍官軍若有逃故改那及權豪占用俱聽該營照名行衛逐一清補完足其老弱殘疾無丁可補者本衛另選別戶精壯或於大小教場內選過操軍項下抽換頂補務要船皆壯麗人皆驍勇如法操演庶備緩急及照設有操江侯伯巡江都御史各一員專一提督操江軍務邇來或有踵接故習而憚於興革或以動因掣肘而坐視廢墮又或展轉不常而才能靡究更代去留如適傳舍尚何望其展布振作以爲久安長治之計哉乞勅吏兵二部今後有缺務求謀勇風力足任保障一方者請旨選用假以久任責其成功庶使覬覦奸宄望風奪氣而根本地方屏蔽有賴矣

一南京形勝固以大江爲險尤以長灘爲蔽要害實相唇齒自北而南強弱稍殊故古人所謂係江必先於保淮兩淮鞏固所謂北門旣鑰而長江之險有可憑矣近來四方烏合之寇往往在於徐兗淮泗地方

縱橫聚結。蓋此地既古芒碭豐沛之間。而楚漢所資以興霸王之地。或者大奸巨盜亦有覬覦乎此。未知可也。故臣等以爲茲地戍守不可以不重。備禦不可以不嚴。况我朝並建兩京。而中間有此要害。宜若於徐泗之間。設一重鎮以保固皇圖。但淮安既有漕運總兵都御史叅將。而各付以帶領鎮守巡撫之寄。鳳陽亦既設鎮守內臣。亦與各處方鎮地方事體不殊。柰何承平無事。董正欠嚴。各官但知以漕運爲職。而未嘗經營於防守之計。留心於繭絲之務。而不暇及

於保障之謀。又未免一年一次僨運赴京。非惟不能爲而亦不得爲也。往往盜賊所過。州縣城市門垣不固。守備不設。聽其從橫劫虜。如掃無人之境。萬一把截江淮。阨絕運道。兩京失險。可不寒心。乞勅戶兵二部。從長計議。請勅申命漕運總兵都御史叅將。使其不妨漕運之職。而尤委重以地方之寄。無事則專以督運爲急。有事則當以居守爲嚴。以後大河兩淮地方。凡隣境接害要地。但有盜賊生發。或用都御史領運。而總兵叅將則留以防禦地方。或用都御史叅將

防禦地方。而令總兵官督領糧運。其該年應議重大

赴京奏事之規矣

事件。領運官齎奏會計務在酌量事體。緩急通融。彼

此協心。兩不妨廢。如有推奸誤事。責有所歸。仍令巡

按江北御史。遍歷所屬四府地方。州縣衛所。通將倉

糧軍士壯丁舍餘。照冊查出。除兩班京操外。其餘新

差并空閑舍餘。及先年奉例抽選民壯原數。逐一照

冊點選。內有逃亡事故。及老弱不堪。悉令僉補精壯

完足。選委官操捕盜。委官嚴束管領。用心操練。不許

私役別占。仍將選補過常操軍餘民壯。各造年貌花

名籍冊。送報鎮巡衙門。以憑查考。及遇警有隨空調

用。仍各嚴督各該守備兵備。防禦盜賊。如有似前因

襲怠玩。退怯失事。坐以軍機重罪。俾江淮互為保障。

而兩京賴以奠安矣。

一南京設立大小教場。并神機營操練官軍。亦所以

體例北京。拱護都城。而重祖宗根本之地。近年以

來。承平日久。人心玩安。營伍雖設。而士卒不克操練。

雖舉。而威武未振。號令作輟。而紀律欠嚴。撫馭無方。

而恩威未立。夫以四十衛之全兵。而不能克此三營。

之操練老弱相半。隊伍殘缺。蓋由豪門私占無名。公差貧富併損。逃亡日多。軍旅之壞莫甚於此。一旦遇警。敢望折衝。安不忘危。良可深懼。近日內外守備衙門。奏奉欽依。頗加選閱。紀律軍威。比前稍振。但分撥教演。尚欠精詳。而處置疎略。未見次第。合無乞勅兵部計議。轉行南京兵部。各行點軍給事中御史。并本部該司屬官。會同坐營官員。通將各營見在實操。并差撥各衙門占役做工等項。官軍合餘督同把總管隊官。眼同逐隊抽選。年力精壯。體貌魁偉。武藝慣熟。

者爲一等。年力精壯。體貌稍次。武藝略可者爲二等。年力怯弱。體貌鄙猥。武藝未能者爲三等。略做依京營規模。定爲三撥。分番操演。其頭撥二撥者俱免做工雜差。令管操官專一加意提督。用心操練。武藝養其銳氣。以備警急調用。遇有雜差做工等項。俱於三撥內取用。其各營原操軍數。內有逃亡事故。實緣改差缺伍。通行查出。督併該衛所照名清查。撥補。每月終。把總管隊官將各該營隊有無遠近逃亡事故。官軍按月開報。南京兵部點軍驗差官處。以便查催清

補庶軍旅至於頽弊而緩急有資於戰守矣。

一南京各監局軍匠洪武年間俱有額數後因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大起營建各項工程緊急額外行取各色匠藝名爲撮造工完之日卽發原該衛所當差近年以來原額逃亡者監局不候勾解正身俱要衛所隨卽照名撥補至於先年額外撮造之數例可勾下間有逃亡一例遣補衛所官員畏懼捉拏箠辱侵補一名之缺除將正軍一名又用餘丁一二名幫貼如無正軍輒用餘丁四五名朋合出錢頂補軍

匠一名軍戶消乏實多由此其兵仗針工巾帽織染等局近年俱各無甚緊急工程往往索取撮造人後多占洗櫃軍士此等軍餘衛所逃亡幾空官吏無從支吾非於教場門禁權爲摘撥則於運糧送舡暫爲借倩捏故詭名出彼入此以圖答用一時實非久安長治之計也以致差撥紛亂奔走不寧推剝徵呼縱橫旁午舊者未補新者復添以有限疲憊之軍餘何以勝重疊無窮之勾擾若不查處禁革年復一年京衛之軍逃亡殆盡而軍政衙門愈難支持乞勅兵部

計議奏差南京科道官會同南京兵部該司審差官各一員通將內府各監局查照舊額軍匠名數見在若干逃亡若干通類造報原額逃亡之數在內行各衛所在外行令各該清軍御史并司府清軍官員着實清解應役其查係額外撮工之數見役者退還各衛改當別差逃亡者再不拘擾不許仍前占怯及不許混將逃故軍匠不俟勾解正身逼令衛所另無那移撥補以致差役重併人心嗟怨

一南京內府承運等庫收受布絹舊制戶部驗看停當封送該庫會官收受已有定規正德四年九月內該都知監太監傅讓等奏要自正德五年爲始將各處解納京庫供應布絹俱要緊密長闊坐定丈尺兩頭各要雙道霞線鈐使該衙門印以便驗收如布絹紕鬆丈尺不足兩頭如無霞線印信不堪辯驗者收充貯庫別用不作正數罰令原解另行解納今經一年之上布絹少有解到該庫缺誤放支臣等訪得各解聞有前例逆料進納煩難使用浩大遠巡畏却恐限重徵或領批在家而遷延不行或運載到京而仍

復逝去。官府之催併雖急，而頑民之逋負亦多。本欲以實府庫，而反成空虛。切惟此等之法，豈是朝廷公恕之政。皆奸臣劉瑾欺上罔下，速怨害民，所謂非所以宣聖德而致太和也。近來諸不便於民者，盡皆查革。獨此未聞改正。况今蘇松等處，頻歲重災，湖廣江西各處，寇盜蠡起。若再加以朝廷重例科徵，有司嚴刑催逼，誠恐奸頑轉徙之民，盡驅為盜賊攻劫之黨，不可不此之慮也。乞弛重徵之禁，以復舊納之規，仍令內外收受衙門，稍存寬裕，以紓民力，毋致刻剝刁

難中間如有織造違式及侵欺抵換各明載侍例罪有所歸則人心不至迫促而錢糧易于完納矣

一南京工部節該內外各衙門開報各項脩造處所估計合用工料動以萬計一歲如此每歲可知查照該部每年額徵蘆課銀雖有二萬餘兩中間逃亡拖欠追納不敷各處班匠止是湖廣江西福建三布政司近因各該地方或連年水旱或寇盜侵擾人民流移奔竄到部者百無一二財用之入不能半於往歲工役之興實有倍於昔年取之庫藏而庫藏空虛派

之郡縣而郡縣停免如遇緊急工程暫派上元江寧二縣鋪商借辦連年累及消乏尚有各年賒過物料價銀五萬餘兩宿負未償續派復繼人心怨離商賈遠避皆足以致叛違而啟寇盜也臣等議得如孝陵懿文陵各享殿明樓等處乃祖宗陵寢爲重次及城垣樓鋪又京都門禁所關并後湖冊庫神機營垣太廟社稷壇祭器等項工程皆屬緊急見行修造其餘不急工程乞勅工部轉行南京工部逐一查勘何者當急何者當緩何者可已逐一具奏上請定奪務在暫罷不急以紓軍民困苦待候年谷豐稔財力饒裕另議舉行

一南京內府各局庫并皇城等城各門禁及龍江等閑僉書管事守把內臣先年俱有定額員數不多故體統不亂事省人安自成化年間以來稍加增多至弘治初年悉加減汰各監局亦不過五六員庫藏門閤等處不過三四員自奸臣劉瑾專權之後各衙門內臣內使長隨等官納賄之釁一啟求利之門橫開紛紜投托日益增多各監局有增至一二十員者各

庫有增至十三四員者，各城門與龍江等關有增至十七八員者，况南京內外衙門。比之北京輦轂之下，事各減省，錢糧不多。而增置內臣，數反加倍，則軍衛之匠卒，有占役差併之煩，錢糧之出納，有使用浩繁之嘆。閔局之抽盤，有甚於抄檢，門禁之侵剝，何殊於搶奪。人愈衆而害愈增，曷有紀極。又聞各關庫於錢糧正額之外，復有欽賜茶菓之名。各城門上直把之軍，亦有番納網巾錢之例。似此百端矯誣，鈐制愚民，指勒誅求，不勝荼苦。臣等體國分憂，寧忍坐視。查得

先該守備南京司禮等監太監傅容等奏，并南京吏部等衙門太子少保尚書倪岳等題，爲修省事，內開南京龍江關，并內府承運庫等，添設內官數多，宜量爲裁減等因。奉 孝宗皇帝聖旨，守關管庫內官，着南京守備太監查奏定奪。欽此。欽遵。備查。關庫官員長隨內使職役姓名開坐具節。該奉聖旨，以後龍江關，只着三員名。承運庫甲字丁字廣惠庫，只着四員名。其餘各庫二員，各不許過多。欽此。欽遵。外，臣等又伏覩正德五年九月十八日詔書內一款， 祖宗成

法自有定制。近因劉瑾專權，納賄挾私，恣意紛更，變亂非止一端。已經各該衙門查革改正，其有未盡者，通行查革，務復舊規。欽此。欽遵。照得各該內外衙門，凡不便於事體民情者，悉已查革外，獨此南京監局門禁閑庫，增添內官，以事體言，誠變亂之禍階。以民情言，誠公私之大蠹。所當查革，所當改正之大者，莫先於此。

一南京以船八百八十餘隻，每船一隻，該小甲一名，以董其岡，軍餘十四名，隨船幫駕。近年以來，差遣頻繁，使用重大，在塢者窘於修理，在途者困於征求。往往棄船逃走，經年不獲。市鬻子女，失棄家業，一至竊損，遂不可與。必須行衛改編，不勝騷擾。臣等切嘗思之，南京四十衛，百萬之衆，富庶之家數千，豈不足以克千百船甲之用哉。柰何殷實富厚之家，雖有百金之產，二年可破。蓋每船一遇差撥，則公差內臣，并跟隨家人伴當，及投託無籍之徒，便問甲夫，邏要進見禮物，幫船銀兩。往來看船，顧腳臺，轎柴米酒肉，百般需索。俱於甲夫名下攢斂應用。稍有遲悞，凌辱綁打。

筭苦百端甚至拘拏該管官員併累迫辱彼則動以朝廷供用爲重誰與抗違及至一船京差往回動經費銀四五十兩不勾花銷只得營謀規避或投充犧牲所軍役或投充廟戶或投充神帛堂或充各監局匠役或充內外守備軍伴資籍盤據影射差役衛所迫於勢要行拘不發部司爲之掣肘難定編僉以致貧難之家二三朋名四五幫貼駕船不一二差以下戶人之產罄然一空逃亡日繼勾補不停十羊九牧誅求紛擾日益負累無可救藥夫以南京 祖宗根

本之地而俾我 太祖太宗百數十年休養生息之人一至此極甚非保固邦本之道也乞勅該部計議今後編僉小甲其犧牲所廟戶及神帛堂匠役等項除洪武永樂年間選取應役者照舊外若近日夤緣投充者每名准與二名幫貼其餘空閑之數俱從該部并與在衛稍過之家照例相兼編僉更乞嚴禁內外公差進貢人員不許威逼駕船夫甲勒要幫船銀兩庶貧者不至於偏累而富者不至於消乏矣

一南京錦衣等衛快船往來裏河公私之用所費不

費臣等嘗以一船計之。每船夫甲一十五名。取於京儲者。食米行糧。約有一百九十餘石。取於沿途者。曳送夫役。約用二百餘名。臨差脩理。并押運人員。百端需索。及南京至通州。軍三民七。挑運櫃扛之費。約用顧覓銀三五十兩。此皆出於隨船甲餘。并南京及通州兩處軍民之膏血。通計一年一船之費。何止百金。一船如此。千船可知。况一年所用之船。又何止於千數。公私俱弊。軍民兩困。可爲寒心。查得先年議定事例。冰鮮每船裝十五扛。至二十扛止。扛櫃每船裝二

十櫃。至二十五櫃止。竹木板枋。每船裝五百八十根。片塊有零。其新鮮菓品等項。各有定數。大約一年用船。不過六七百隻。近年以年。押運人員。自定扛數。惟務多取。每將前項議定事例。變更殆盡。進貢之物。由有可裝十櫃。而分拆二三十櫃者。有該用五船十船。而多計二十船者。每船該載二三十扛。而減作十四五扛者。其間附搭私貨。或匿載私鹽。及又貪圖沿途官司。多取夫役。需索夫價。雖有驗裝科道等官。止是計筭扛數。往往內有空櫃。或填妥他物。印封完固。莫

可辯稽間或執法相犯輒起忿爭彼則動以內廠聲勢莫敢誰何故一年所用之船較之往昔不止加倍軍民困苦道路疲備所不忍堪乞勅禮兵二部會官計議通將南京內外衙門年例進貢并欽取上用物件查其何者緊急何者可緩何者可免通將應該起運之物逐一查照先年定擬則例參酌詳悉定其扛數船隻轉行南京兵部永爲遵守臨期仍令該部屬官一員會同科道等官眼同裝驗斟酌是何物件該用幾櫃一運之櫃可用幾船櫃須滿盛船須滿載不許虛添櫃扛多占船隻不惟夫甲困苦可蘇而沿途軍民財力亦可少紓萬一矣

一南京馬快舡隻我太祖高皇帝創業之初設造此船蓋欲儲備水戰以防不虞防奸禦侮之深謀而爲保障江淮之至計豈爲裝運進貢而設及南北往來使臣之用也後暨我太祖文皇帝營建北都以來凡服食器用工料財物無不取給於南而此船裝載運送之差蓋昉於此尤爲不得已而非泛然用之也後至正統景泰年間雲貴兩廣征進命將出師動

調官軍裝載軍器賞賜等項。以此奏撥前項舡隻往來運送。此亦出於暫時緊急應用。而非不急之務也。自茲以來承平日久。法制凌夷。而於祖宗防微慮遠之意。漸漬差遠。遂以此舡爲接遞運送之常物。往往欽差鎮守内外公幹。往來官員及事故喪柩還鄉家小之類。輒便乞恩奏討此舡。兵部查例擬奏。不復斟酌。或於順便聽守公差舡隻。儘數撥給。及到南京。又要照數兌換。以致舡隻前者未回。後者迸至。差使頻繁。撥用不敷。夫甲遊竄。舡隻捐失。連累衛所官員。

經年住俸。接駕不回。聲苦呶冤。莫此爲累。若不量爲樽節。恐後愈難支持。乞勅兵部計議。今後除南京内外衙門坐定年例進貢薦新進鮮及欽取上用器皿服御等物。撥用此舡隨駕外。凡有欽差鎮守公差内外官員。及病故還鄉喪柩家小。既有本等起關應付有司坐船。并驛站等舡。不許一槩泛濫。給與馬快舡隻。及將南京皇親守備内府各監局官員。中間若有指稱自己備辦品物謝恩進貢等項舡隻。騷擾地方。如此則人舡不至於極弊。而萬一可備於緩急矣。

一南京錦衣衛烏龍潭等倉總計見在糧米不過一百一十萬石、每月官軍支米一十三萬石、一年大約共該支米一百五十六萬石、內除四箇月該支折銀外、其餘八箇月仍該支本色米一百四萬石、計其見在米數僅可勾一年支放、再無餘積、先該總督南京糧儲石副都御史夏昂題要將淮安等處鈔關并蕪湖杭州抽分廠該收課程銀兩、量折糧米送南京倉交納、以備支給、未蒙准擬、近又該總督漕運左副都御史陶琰奏將淮安鈔關課程兩淮運司變賣官鹽

銀兩、俱准存留本處放支官軍俸糧、并預軍糧草應用、况南京乃 熙宗根本重地、四十衛官軍月糧、并南京文武官員俸米俱賴此仰給、其南直隸蘇松等府、并湖廣浙江等處、連年或水旱頻仍、而年谷未熟、或盜賊蹂踐、而生民失業、或調集軍馬、而供億疲備、累年錢糧拖欠未完、正德五年六年、應納錢糧、間或遇蒙恩例、多係免徵之數、以後年分豐歉、未可逆料、則前項倉糧、何從克實、百萬官軍月糧祿俸、何從仰給、此所必當預爲經畫措處、而不可兀坐以待乏也、

况南京城中雖殷富之家而素無石釜之儲倘一月
 缺糧則米價翔湧而人有菜色萬一連月缺糧則富
 商閉糴而飢餓之軍必致劫奪此事理之或然為國
 家深長之慮斷不可謂無也又况四方寇盜縱橫東
 補西潰萬一江淮有警不得已而屯集調發則枵腹
 之卒未必肯用命也乞勅戶部計議或請給內帑或
 那移閔市或斟酌別項或量度緩急百方措置務俾
 堂堂都邑僅克二三年之儲庶稍可療目前之急而
 免腹心之患矣

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八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郁汝持子衡參閱

叢司空奏疏

疏

論漕運積債之害

漕運

叢蘭

江西把總王佐奏切照缺軍盜糧之害多因積債所
 至積債數多則旗軍月糧行糧不穀分償債主經手

官旗畏債主逼討。膽小者則不敢赴京交糧而拋棄船隻逃回。膽大者盜賣正糧償還債主。又且乘機作弊。所以致害至此。然積債之內。其目有五。或因漂流。或因沉船。或因不得勘報開豁。借債買糧陪補一也。或因原兌糧米濕潤。經過三伏。腐爛虧折。借債買糧陪補二也。或因使用不足。收受斛回重大。以致掛欠籌斛。借債買糧陪補三也。或因天雨泥濘。車驢脚貴。輕齎不足。借債陪補四也。或因不才運官。營幹已事。假以雇脚買糧。為由。誰借債負遺累。衛所償還五也。五害

不除。借債積數多。則官軍逃亡。盜賣糧米。乃理之必然者也。矧今積債已甚。所以官軍逃亡。盜賣糧米。遺累見在運官。或自縊身死。如袁州衛百戶王宗是也。或削髮脫身。如東昌衛指揮王鏞是也。人情至此。誠可流涕。若不權宜區處。設法改抹。將來運政。臣不敢言。查得弘治年間。該漕運衙門會奏。亦因運軍疲憊。每糧一石。外加耗米五升。運軍少甦。即今疲憊已甚。有非加耗米所能救者也。臣嘗觀古之漕運。唐稱劉晏。宋稱李沆。劉晏之法。以鹽雇傭。李沆運船。令載鹽。

上下俱有弘利

鹽法漕運相為表裏則

回所以稱善也。今日漕政積債遺害至此。再無別項銀兩接濟。合無乞 敕廷臣從長計議。行移漕運衙門。查照在冊。該還債負。并欠債官旗船數造冊具奏。戶部准令欠債船隻。照依官價上納。長蘆運司鹽引各一百引。於空船回時。順帶取便變賣償債。其上納鹽本。責令各債主自出上納。暫借一行。以了積債。如此則軍民無陪債加賦之苦。債主免坑陷資本之怨。其運軍行糧月糧。各得以養家口。而運政自然清楚矣。等因。查得成化二十一年間。該巡按監察御史謝

文等題奏。准通行欽遵外。迄今年久。因循廢弛。矧今漕運狼狽。軍士困苦。又非先年之可比者。臣請以其故爲我 陛下條陳之。且在運所償之物。軍士在家有月糧也。一家老稚。藉此爲生。近因各處災免數多。及有司官員。緩於催徵。恒有八九箇月。或二三十箇月。甚至五六十箇月。不得關支者。軍士經年在外。無由生理。遺下父母妻子。啼饑號寒。中間凍餓而死。者不知幾何間。得一月在家。逼取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一也。軍士在外。有行糧也。自水次以至

京師計其往還。近者五六箇月。遠者八九箇月。所支米麥。多則三石。少則二石。食用已不得敷。况每軍十人。領船一隻。暑雨晝夜。無人更代。內有負累逃亡者。仍又賴此顧人牽挽。中間忍饑輸力者。不知幾何。若此物奪取。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二也。軍士交兌有輕齎也。戶部議單正米之外。尚有本色折色加耗。本色所以備上倉明加耗米。及盤剝拋撒等項之數。折色所以備顧不及進倉使用。并買蓆板等項之數。近來車脚大貴。使用頗增。萬口一嗣。悉稱不敷。

正德十年戶科戶部有見于茲。各有建白。添差本部郎中并漕司把總官各一員。領敕處分以平之。車戶脚價愈增。而其事遂寢矣。迄今識者追思。徒興感歎。自茲以後。誰能抑之。漕卒之類。尚可忍言。今若又將此物奪而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三也。交兌之際。有補潤也。各省軍民交兌。或因天時陰雨。日久。或因水鄉地方窄狹。無從晒揚。恐悞期限。議加數升。以補虧折之數。或因而在船蒸傷太甚。或因而到倉晒揚太重。或以易換蓬篙索纜之需。得少費多。以致

往往掛籌。今若又將此物取以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四也。官軍北行有鈔貫也。指揮八錠。千戶衛鎮撫各六錠。百戶所鎮撫各五錠。旗軍各四錠。比先年間鈔貫值錢。儘穀買辦柴薪蔬鹽之用。卽今一歲所得不穀一飽之需。總若奪而還債。能還幾何。此無從議處者五也。五者之外。再無分毫。所據加米一節。先年屢嘗行之。雖宿債之多。不足以盡償。一時之急。可以少濟。揆之事體。此亦相應。如蒙乞 敕戶部計議。合無申明御史謝文等奏行事例行。移本部監

督委官。公同巡倉御史。督同各該把總官員。俟今歲各衛所完糧之日。就將欠債旗軍。一一審查根究。所借因何使用。果係糧米虧折。輕齎短少。迹已明著。事非由私。勢不容已。決然該借者。准其在運償還。不分債負遠近。止許加利三分。若有已還原本。并三分之利。改約再增者。卽便停止原券。對衆燒燬。敢有隱匿不行。盡數報官。私下議還。仍蹈故轍者。許運官赴法司。或漕運衙門陳告。將經該官旗問罪革退。原債令其自還。若係總督提督等官。指以京中人事分派科

欽或因把總衛總等官營幹私事假公侵漁以致累
倩就便指實叅奏以從重譴以後每年運糧畢日並
聽各官照前清查著爲定例

預防邊患事

防邊

叢蘭

竊照紫荆倒馬龍泉三關內護京畿外隣邊塞俱爲
重地而紫荆關逼近大同宣府尤爲緊要臣初到本
關之時出城閱視形勝看得本關北門外大河一道
濶二十七八餘丈名曰拒馬自山西廣蜀而來經浮
圖峪城西北及本關北門出乾河口入腹裏易州涑

水縣地方北河北岸地名石嶺直抵北山三里有餘
內有大路數條可通奇河峯東峪官座等口亦至易
州涑水縣地方夫水陸之道俱不經由本關徑由腹
裏雖有此關其如無有何異又况此地平漫高亢賊
若據此俯視本關城內虛實強弱一覽無遺爲兵家
所忌訪得正統十四年虜賊犯順彼時本關守臣阮
太監孫都御史韓指揮等官俱被害見有祠堂在於
前地及真定等處地方蹂躪剽掠其慘尤甚究其所
以皆由此入至今人言無不寒慄臣遵照
救內事

理嚴督守備等官設法整理查得弘治十二年間以
巡撫保定六府兼提督紫荆等關右副都御史高銓
勘得本關河北岸前項地方相應添設堡城一座堡
城後至北山添稍墻一道已經具題該兵部題奉

欽依行令覆勘節該巡撫經畧官及內外守備把總
千百戶有識年老軍人各詣前地相勘相應添設等
因回奏又經該部覆題 欽准修築今已四五餘年

未曾整理臣恐事有不測難以防禦隨委本關守備
官杜雄督併官軍舍餘照依先年原計丈尺已於八

月十二日興工修築外但河流處所空缺數多人馬
猶可通行晝夜思維計無所出又行督同守備等官
議得新堡舊城近河又添接城垣一道臨岸擇取水
不能犯處所各立敵臺一座上起敵樓三間兩面對
持每臺并樓上可容百餘人滾木疊石等項器具堆
積於內中流處所又添連環大木柵二層兩頭俱用
木椿砌入石墻中間止露鐵環木柵木椿牽連一處
水泛之時卸於阜高去處水小之時仍舊布列於內
萬一賊虜衝突我軍據此敵臺矢石竝下兩相夾擊

中有連環木柵。水不得以衝決。馬不得以馳驟。庶幾可保無虞。及照本關迤西七十里浮圖峪口。又為北關。咽喉之地。其城西北亦被此河。畧破其險。無可攔截。胡馬先年巡撫官曾費數萬銀兩。騎河橫砌石橋一座。上起橋樓三間。儘可保障。但山水暴發。奔潰洶湧。推石拔木。俱擁於此。以故朝焉告成。暮即蕩然。後又有經畧官亦用大松栢等木。乃於中流橫立木層樁十層。每層四五十根。每根要鐵釘數十餘條。亦可保障。不久乃被此水衝去。至今突缺。無法可處。數年

便陸路則以來仰伏

更酌地宜也天威邊塵不起

所以無虞萬一此輩規

知突然而來。不知何以禦之。臣督同寺備官王京委官知縣吳堂再四相視。今次若再照前立橋立樁。徒費工力。終不能久。亦照紫荆關規模。仍於東河岸擇取高處。添設敵臺一座。上起樓臺三間。臺後設築城垣一道。兩面俱用堞口。接連舊城河西逼近西山。就將山麓鑿平。亦立敵臺一座。上起敵樓三間。下半截剷石為梯。先是亦各堆積疊石滾木等物在上。中流亦列連環木柵二層。一遇有警。分令我軍該東岸者

皇明紀世綱 卷之一
自本城內入新城而登東樓該西岸者先登樓內抽梯於上各用矢石滾木等物以高臨下互相夾擊虜賊雖衆自何而入本處官軍人等無不以爲經久有益以此各處隘口但係遞年水衝城不可恃去處亦多類此仍於城垣兩頭擇取我軍可登彼不能到路必經由其下高險地方添築敵臺等項今臣自龍泉關覆閱至此前項工程十有七八可完除通行完日另具丈尺數目備細造冊奏報

清查延綏條議

延綏

叢蘭

一榆林官軍前所獲功次已經勘驗人皆翹首希賞今又遣都給事中段豸覆勘人多不安况今邊方多警正懸賞待功之時乞早爲陞賞一陝西文武官員罰米賠糧者監禁親屬質鬻產業尚不能完今地方有變請亟除免一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今各路戰守官軍食且不給何以作其銳氣乎請發銀十餘萬遣科道給賞則踴躍爭用命矣一徃歲達虜入寇沿邊地土多未耕種人皆缺食自救不贍而乃催徵糧草急如星火是迫之逃竄也宜將正德三年以前者暫

且停免一武舉中式者。分配陝西各鎮。隨伍操備。今孤處邊方。已逾二年。衣食不給。又多有都指揮等官。一旦與軍為伍。豪傑喪氣。有病死者。請照原中等第。推用。一黃河渡船。盡為反賊所掠。官軍豈能飛渡。今都指揮保勳。潛令泅者復奪為我。有請併其軍士。速加陞賞。以勵有功。一舊制在外官員。每三歲考察。人有固志愛惜名節。今三歲之內。考察者已三四次矣。妻子之往還。道路之供費。自非有定守者。孰不變易。初志。本欲止人之貪。而反誘人以貪。此為法之弊也。

今後請仍照舊制。一各營堡每歲會計糧草。不詢地里。緩急多寡。止按舊額坐派。以致應多者愈少。應少者愈多。如榆林東路黃甫川所積草。有十七八萬。清平堡有四十餘萬。又邊牆完固。非虜所必犯。自弘治十五年至今。尚未放支。西路定邊營草。止一萬八千。清平堡止二萬九千。而虜常出沒。客兵留駐。歲常告乏。其他營堡。大率類此。今事勢危迫。請多發官帑。仍令管糧官。斟酌多寡。通融坐派。一近年文武官。有因事克軍為民。流竄遠方。禁錮牢獄。抄沒產業者。皆由

問刑衙門。妄引新例。鍛練成獄。以致無所控訴。今寧夏反賊。藉此為辭。搖動人心。莫甚於此。宜亟改正。今後止遵律例。問擬庶人。皆自安。反賊師出無名矣。一近來校尉。遍行邊塞。官吏軍民。禍福在其掌握。凡所經歷。聲勢熏灼。鎮守重臣。出郊迎接。延之上坐。其中情弊。難以枚舉。况所來之人。未必皆真。所訪之事。未必皆實。往來絡繹。人不自保。自今大小事情。乞照舊委之鎮巡校尉。可不必遣庶邊方寧靖。人不疑懼。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夏允彝瑗公

單 恂質生叅閱

王晉溪本兵敷奏

王 瓊

京畿類序 京畿

宋史云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

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之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乃金人來路。凡此數關。天限番漢。得之則燕境可

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為契丹阿保

宋人得燕而不得平州

機所陷。以營灤隸平為平州路得燕而不得平州

以山後諸州不全入中國故也

關內之地番漢雜處而燕為難保矣。今紫荆關即

宋金坡關。山海關即宋榆關。古北居庸俱仍舊。而

松亭關未攷。自永樂初遷都于燕。是為北京。不惟

全有關內之地。而東盡醫無閭之境。北出上谷。西

北至雲中。皆為中國巨鎮。聚兵戍守。又歲漕東南

燕京形勝實足

粟數百萬石於京師。食足兵強。自昔以來未有盛

雄于歷代

於今日者也。然正統己巳。胡騎忽薄都城。正德辛

未。羣盜縱橫近郊。自後。車駕巡幸南北。兵革繁

興。供輸勞費。人情洶洶不安。其為京畿防邊禦盜

之術。豈不尤難矣乎。為陳膚見以裨時政事。

為修舉近郊武備事

近郊武備

臣等議得京師東西關隘。原已設有總兵。叅將守備

等官。又有都御史臧鳳。李瓚。專一整飭。近又遣都督

傅凱。張椿。都指揮李琮。分路防守。頗為有備。但郊畿

近地。雖係臧鳳。李瓚兼領巡撫。見今各官專在沿邊

關口。往來巡歷。顧理不周。今年七月十三日。虜賊七

萬餘騎離宣府城不遠劄營縱賊四散搶殺白羊口并西山齋堂等處去京不及一日之程俱報聲息可見黠虜有輕視邊鎮之意近聞虜營尚在近邊任牧未見遠退秋高馬肥大舉深入難保必無近郊武備急宜修舉合無本部會官推舉在京堂上素有才望着實幹事官請簡命二員一員前去保定真定順德大名廣平五府一員就在順天并去永平河間二府專一整飭兵備嚴督所在分守守備兵備府衛等官除臧鳳李瓚所管在關人馬防守民壯并保定參

原設官

以擇禦其外新添官以守備其內

將盧英所領官軍及盧鏜等見選達官軍仍聽臧鳳等管束調用不必干預外其各衛所官軍舍餘并各

分疏最善不然反有牽制之患

府州縣原有民兵及平素應充快手等項驍勇人役悉聽選委謀勇官員用心揀選如法操練若府衛州縣掌印官內有才可堪兼領武事者就令不妨原職兼管選練事尤易舉其官軍舍餘并民兵已經精選造定文冊仍令各在原衛所府州縣操守遇警刻期調集方為省便若通州一帶各馬房地方密邇古北口等處邊關真定邊山州縣密邇龍泉關等處邊關應

該相視要害屯聚官軍民兵以防不測。就便從長計議調集防守。中間置買什物供給口糧等項。本部所擬該載不盡。一應事宜悉聽本官便宜施行。應具奏者仍須奏請定奪。前項軍餘民兵雖為專一防禦虜寇。若遇地方盜賊竊發。乘機作亂。就便緝捕撫安。干碍城池亦聽督修完固。凡有合行事宜務須慎重詳審。既在武備。着實修舉。又須處置得宜。民無擾害。斯稱委任。如或鹵莽從事。致有乖方。顧此失彼。逼民逃移。咎有所歸。事寧具奏回京。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

二日具題 得旨俱依議行

為議處土賊以靖畿甸事

畿甸土賊

看得巡撫順天等府都御史張潤奏 巡歷地方見得渾河以東。往復六百餘里。中間村鎮盜賊蟠據。殊為巢穴。蓋由漢達雜處軍屯鱗列。所以盜賊易起。難安。欲於前項地方適中去處。建立衙門。摘撥通州涿州精兵。分番按伏。所屬巡檢司。量行那移。選委文臣一人。居中節制一節。查得本部原擬行巡撫官督捕盜賊。別有長策。火速具奏。今都御史張潤議奏前因

緣在京七十餘衛屯田。俱坐落武清東安等處地方。雖有縣官在彼。其屯田軍餘不屬管轄。以此難於禁制。今要於適中去處。建設衙門。調撥通州涿州等衛官軍前去按伏。選委文臣一人常川管理。誠為有見。但調撥別衛官軍去彼。誠恐勞擾人情不順。及添設文臣。有礙官制。俱擅難議擬。查得前項本部原委燕山左衛指揮僉事王瑾在屯巡捕。事有成效。人心歸服。已經奏奉 欽依。見管巡捕。但該用應捕人役。未經處置。及稽察屯堡強盜方法。亦未定立。又因王瑾

即用屯田官役稽察庶屯務可與人情亦順

與各衛管屯指揮。職分相等。難於行事。以此不能展布。合無本部移咨都御史張潤。行令原委捕盜通判駱用卿。親詣渾河以東地方。會同巡捕指揮王瑾。從長勘議。就於相應屯堡設立公館一所。在彼住劄。仍查勘各衛屯大小。并坐落遠近各編立火甲互相管束。就於各屯軍餘內點選精壯餘丁充為應捕。合用馬匹器械。或聽其自行備辦。或別為處置。俱從宜議。處具呈巡撫都御史張潤查照定奪。務在人情順便。事體停當。方准施行。其指揮王瑾許令以都指揮體

皇明經世編 王晉溪本兵敷奏 薊州類五 平露堂

統行事、各衛管屯官旗人等、俱聽管束、候 命下之日、本部備將捕盜責任劄付本官遵依行事、

薊州類序

薊州

京師東至薊州、又東至山海關

其地北面山川險阨綿亘千餘即古營平之地。

國家於薊北設鎮、以控制外夷、又於境外建朵顏

泰寧福餘三衛、以示羈縻、為中國藩籬、三衛夷人

每歲入貢、處待有常規、不可因其狹求賞踰常格

而啓輕侮之心、若入境寇掠、備禦亦有常法、不可

輕議增兵而使百姓困於輸輓、此守薊鎮之道也

為緊急邊情事

邊情

再照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夷人自我 太宗文皇帝

安插在彼、授官降印、畜為藩籬、百餘年來、堅守臣節

未聞悖逆、自去歲以來、奸夷造為小王子結親之說、

此所謂挾虜要賞也

敢為要求之計、守臣輕信、張大其事、遂致本夷肆志、

先要我以添貢、 朝廷俯念夷情艱難、暫從其請、曾

令大通事諭以禍福、令其效爾祖父永守臣節、毋起

反心、若倚北虜和親、要求無厭、必調大兵、痛加剿殺、

掃除巢穴、不許住牧、又曾俟其來朝、令禮兵二部堂

夷人要探通事恒道等之

上官督同大通事於禮部明白宣諭。後該朶顏衛都督花當奏要與本衛所鎮撫失林孛羅不必赴京就彼承襲祖職右都督職事守臣又曲為奏請准寫

勅一道交與薊州鎮巡官親付失林孛羅收領。今年二月禮部手本開稱譯出朶顏衛都督頭目花當奏稱迤北達子伊並不知東西二處達子已省諭了。竝不作反。今巡撫都御史王倬奏稱射死叅將陳乾等係花當男把兒孫等帶領達賊拆墻入境顯是花當等外示效順中懷悖逆以要求為得計以犯邊為長

策。都指揮陳乾之歿。輕率寡謀。雖其自取。但奉 勅

將官殞命於臣服小夷虧損甚大。况事當謹微。漸不可長。若復因循姑息。置之不問。誠恐 祖宗御夷法度。自此陵替。且以後三衛夷人難以處待。合無請

勅薊州鎮巡官從長計議。選差通事。并有智識官員前去近邊地方拘喚花當等。責問。 朝廷既節次施

恩。撫待汝夷。因何面是背非。陰縱爾子把兒孫領人

馬到馬蘭谷搶掠。射死叅將陳乾。如果花當不知。就

令花當將把兒孫捉拏解京。或令自行處治償命。姑

此言未可必行責令自行處治為妥

赦其罪。如或通同故縱不問。再來犯邊。朝廷必要興師問罪。將京營并通州薊州天津保定等衛精健步軍選調三萬。各執短兵火器。分路進入。犁庭掃穴。再調遼東精兵二萬攻其左。宣府精兵二萬攻其右。汝失故巢。進退無門。追悔無及。通將責問過口詞。會本具奏。再行議處。臣等愚見如此。

為邊情參處通事

邊情

看得三衛夷情。變詐反覆。疑是彼處通事誘引欺誑。正欲究察其弊。今御史張鰲山舉奏通事程理等交

各邊小通事專以我情輸屬夷以為訖沒之計

通指引。侵犯邊疆情繇。皆有指實。具見本官能發隱伏之奸。足以泄邊人之憤。及奏要選差謹飭老成通事前去。著為定例。一年一換。通行各邊體訪查究。一體問革一節。尤為有理。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御史張鰲山。將通事程理。聶勇。交通誘引情弊。提問明白。密切實封奏請定奪。本部行移禮部。令鴻臚寺署正大通事舍誠等。選委平日行止端莊。諳曉韃靼夷語通事二員。應付廩給脚力。前去喜峯等關口聽用。近奉 勅旨。責問花當等事情。就着新差去通事

同委官責問奏報其通事一年滿日另行更替仍通

幾情意未洽不致生弊端

行各邊巡按御史將原設通事體訪查究如有前弊

一體問革正德十年六月初十日具題得旨俱依

擬行

為緊急邊情事

邊情

看得朵顏衛頭目花當等恃其詐力敢肆侵凌外示效順中懷悖逆陰與通事程理等交結私通窺瞰薊州一鎮將官懦弱邊備廢弛遂敢捏造結親北虜之言以逞要求無厭之計一面進貢一面犯邊自去年

以來侵犯邊境殺虜人民數十餘次因朝廷寬容

不問以致黠虜之奸狀蒙蔽不露勢日猖獗議者不

思北虜小王子瓦剌等部落世為中國邊患去年深

入崞代今年屢犯延寧固不假朵顏等衛夷人和親

明其挾虜之言非事實也

而後敢犯中國亦不必自薊州一帶邊關進入而後

可以內侵也薊州一帶東西二路見有食糧官軍四

萬二千員名本處將官若能嚴加督率撫恤簡練俾

紀律嚴明烽堠謹飭相機隨宜運籌畫策或設險拒

守或會合策應雖不能大挫賊人之鋒亦豈至喪失

我軍之氣。乃計不出此。方議添兵增戍。臨渴掘井。卒難施行。今花當男把兒孫等殺死叅將陳乾。罪惡既已顯著。見今擁衆分路侵犯。飛報屢聞。臣等先議待報發兵征剿。荷蒙 聖明特命都指揮桂勇統領人馬操候。近該提督侍郎陳玉并鎮巡等官俱奏要調兵防禦。兵科都給事中等官安金等亦奏要本部速爲議處發兵。巡關御史張鰲山極言夷虜侵侮之患。當以攻討爲急。臣等竊聞自古制禦夷狄之道。固不可貪功以啓釁。亦不可怯懦以求和。況今花當部落糾合犬羊之衆。分路內侵。而本鎮將領非人。軍不用命。萬一邊關失守。乘勝突入。禍機之發。旦夕難測。臣等採集群言。度量事勢。當此之時。命將出師。聲罪致討。勢不容已。但兵戎重務。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明裁處。

爲防守邊關事

邊關防守

查得奏內都御史李瓚要將李琮所統官軍三千。盡數分派一十二處關口防守。未審李琮令其統領何口官軍爲是。况鎮巡等官未曾與李琮會議停當。徑

邊隘雖不宜不守亦當預重兵策應

自分派以致李琮有詞蓋分據要害固是守臣之意

截殺若盡分析各口則勢弱不能抗禦矣

而分兵勢弱又是遊擊之責况薊州一帶邊關隘口

甚多虜賊衆寡及所入道路俱難逆料必須謀筭預

分主客量為

定指授明白以堅壁固守責之主兵以相機截殺付

分明

之遊擊庶幾奇正相生機變不失苟昧變通之宜執

一偏之見萬一失守戰亦無施合無本部行文薊州

鎮巡官及遊擊將軍李琮各要遵奉 勅旨凡事必

須會同計議俾當方許施行不可各執已見致有誤

事其李琮所統遊兵三千俱係有馬若果零碎分撥

每口二百三百專一防守委有未宜合依李琮所擬

將所統兵馬於三路參將地方每路委都指揮一員

管領官軍五百員名與同彼處參將人馬會合隨宜

緊要關口防守併力截殺其餘官軍一千五百員名

聽李琮統領於遵化等處隨便駐劄相機行事若遇

虜賊勢衆一路擁入亦聽李琮將原領官軍三千通

調一處併力衝殺本處官軍亦要火速會合策應不

許自分彼此逗遛畏縮致誤軍機其各關口原設守

把官軍如果數少不敷別無縱放歇役情弊巡撫都

御史就便查照舊例徵調腹裏操守軍舍餘丁并附

瞭望之兵不須精銳但取不缺

近州縣民兵委官管領暫行赴口協力防守事寧即

人而已

便放回不許指以不准分布遊兵為繇推託誤事

得旨防守事宜都依擬行

為復召募以實軍伍事

召募

看得提督東西兩路邊關都御史彭澤奏據分守叅將馬永呈稱先年召募軍士操守地方不期去任萬郎中吝惜小費革退六千餘名要行照舊查收及稱准巡撫都御史李瓚手本三路該添兵三千名本處

召募不必徵調遼東京營人馬查得近該戶部會同本部議奏為因巡撫都御史王倬與管糧郎中萬斛會本具奏指揮康臣等擅自召募新軍名雖撥在關營實則不曾守把以此奏行巡按巡關御史覆勘明白內止革退老疾等項四百六十二名其餘四千三百餘名俱照舊存留今叅將馬永妄呈不實且敢指斥郎中萬斛吝惜小費若果依馬永所言通召新軍九千通計一年該用糧十萬八千石布花在外不知馬永分派何州縣起運尚以為小費不惜而何費為

增兵六千歲費之數如此

大可惜乎。及查調取遼東官軍，先因李瓚具奏調取後發京營官軍三千，令都指揮李琮統領前去薊州防守，亦因彼處失事，不能支持，不得已調發。今若又依李瓚之議，不必調遼東及京營軍，不惟京營官軍見今聲息未寧，難便掣回，抑且新召軍士，臨渴掘井，不能濟事。所據馬永等識見，俱有窒碍，難以准行。臣等再議得自古開邊增戍，坐困中國。若忽內治而專事夷狄，未有不貽患者也。我朝設置邊鎮，屯聚軍馬，東起遼陽，西盡燉煌，延袤萬里，帶甲數十萬。歲用糧

餉以數百萬計。為因水旱蠲免，往往不繼，告乏。如薊

此係正德年歲用之數

州一鎮，歲用糧四十餘萬計，其歲入尚少八萬餘石。

減折銀兩放支，軍多缺食，以此添兵一事，決有難行。

若使巡撫總兵等官，撫恤有方，調度有法，平時慎固

封守，有事暫調別軍策應，事畢罷歸，不立新法以困

百姓，不執私見以亂成規，惟務內修外攘，自可長治

久安。合無本部行文都御史彭澤提督先差都指揮

等官李琮、傅凱、張椿、張安、馬忠、福英等續差金輔、陳

珣等先後共調發京營官軍一萬四千餘員名，各照

原擬用心防守。遇有報到。勢衆大。應該添軍。依律
 火速具奏。本部議擬。奏請再行督發官軍。應援若果
 宣大地方報賊遠遁。事已寧息。亦便具奏班師。以省
 供給東西二路。一應關隘。俱照舊施行。不必創議新
 法。貽患小民。

遼東類 遼東

虞舜以冀青地廣。始分冀州東北
 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州東北遼東等處爲
 營州。國朝自山海關以東置遼東鎮。周廻數千
 里。蓋兼古幽營之地而有之。設都司一衛。二十有

五。州所各二。以控制之。其外諸夷。各因其類。設衛
 三百二十八。所二十四。各授以官職。令每歲來朝。
 以羈縻之。每衛不過五人。至於朝鮮。遵奉正朔。歲
 入朝貢。視前代獨爲恭謹。內安外順。固無足慮。然
是時已慮及建州夷。可謂深識早見。
 以海西建州女直諸夷。往往桀驁難制。成化以來。
有此二議。皆可依據。故事。必以一二至。紛紜難決。
 議當勦者。恒以姑息縱賊爲害。論當撫者。又以貪
 功啓釁爲非。然其機繫於本兵。必欲視順逆之勢。
可爲爲。慄然
 得勦撫之宜。而處之不差。斯亦難矣。嗚呼。金起女
 直。據中國。遼東邊備。其可忽哉。

爲計處夷情以靖地方事

東奴

看得遼東巡撫都御史張貫奏要會官計議行令彼等挑選各路兵馬分爲奇正哨掖整搦齊備督令各官統領分投一齊出境直至犯邊賊營若係長壯達賊盡行誅戮報官幼男婦女俘獲解京焚彼巢穴毀其委積振旅而還等因臣等議得禦夷之道撫剿二者不可偏廢撫剿之法順逆二者不可混施查得成化十四年建州海西夷人犯邊都御史陳鉞主於剿侍郎馬文升主於撫以剿爲是者病撫之不能息兵

以撫爲說者忌剿之或啓邊釁卒之命將出師擣巢

殺戮雖威振殊俗而至今藉口思欲報讐蓋繇撫剿

以此折衷則剿撫二議昭然無惑矣

之勢有所偏執而不能審順逆之宜故也今建州等

賊叛服不常乘機寇掠節次侵犯開原清河鹹場驛

陽等處殺死官軍殘害地方照依成化年間事例興

師問罪未爲不宜但詳奏內建州左衛都督脫原保

等說稱字速合金奴尚叟四等做了賊我們勸化他

不從建州左衛都督尚哈說稱有都督牙委哈的兒

子金奴尚叟四與左衛趙士四哈桑失哈四箇人商

量做賊我們攔當他不住等情顯是中間亦有歸化

效順之人若便搗巢殺戮未免玉石不分成化十四

年本部尚書余子俊等所議以為寧成功於門庭之

間勿遠致於敵人之境來則擊之使無遺類去則置

之不必窮追等語誠為至論近日靈陽等處節報賊

衆三千入境斬首五十三顆國威自振虜自知畏

何必搗巢盡誅然後快心合無照依成化十四年事

例不必會議本部馬上齋文交與遼東鎮巡官等督

令通事人等於各夷近邊答話及入市交易之時宣

諭朝廷恩威大意謂爾等世受國恩每年進貢

宴賞甚厚今速長加等自作不靖犯我邊境朝廷

欲照成化年間事例整點人馬搗爾巢穴大加殺戮

使爾種類無遺事無難舉但念中間必有歸化效順

之人如都督脫原保等所說情詞不忍一槩誅戮今

後務須堅守臣節敬順朝廷不許聽信奸夷誘引

一槩犯邊各夷中間有能擒斬速長加等曾經犯邊

達賊者鎮巡等官審實具奏大加陞賞以酬其功決

不失信將宣諭過緣繇回奏查考其鎮巡等官務要

協謀計議。料度虜情。調集精兵。預謀戰守。夷人納款。進貢交易。照例施行。倘來犯邊。督兵剿殺。如近日覈陽舊古河之捷。陞賞自不吝惜。若賊勢敗散。料無伏兵。亦許乘勝追逐。出境剿殺。但不許搗巢窮追。妄殺無辜。或墮賊奸計。責有所歸。

宣府大同類宣大宣府南至居庸關。不及二日

之程。北去虜地。近者僅百里許。故宣府守臣。奏報境外虜衆住牧。則京師亦當爲之備。正統己巳。虜騎直犯京師。繇內無備也。正德八九年間。虜營移

住威寧海子。在宣府大同之間。離邊不遠。嘗繇大白陽口入寇宣府。遊擊將軍倪鎮張勛禦之。敗死。又繇順聖川入寇蔚州等處。又過鴈門寇太原。本處官軍皆不能禦。遣咸寧侯仇鉞都督白玉溫恭相繼出征。所統皆京營弱兵。調遣分布。不得機宜。今右都御史叢蘭總制宣府大同山西三鎮軍務。宿兵不戰費財損力莫甚于此牽制太甚。二年之間。糜費鉅萬。未得機會與虜一戰。正德十年。虜衆西移。住牧河套。爲患陝西。十一年春。復過河東。住威寧海子。瓊得報。即奏請於團

營選將練兵。陰為屯兵細柳之計。是年秋，虜賊又
 繇大白陽口入寇。逼近居庸。時都督劉暉充總兵
 官，桂勇賈鑑充左右叅將，俱在團營操練。聽征已
 半年，素已有備。又遼東精兵見調在薊州近京。至
 是報到三日之內，劉暉等即統兵出關。遼東兵外
 京營官軍出者不過六千，亦皆精銳可用。馬亦臚
 壯，既出與宣府兵合，軍威大振。虜營西移任大同
 境外。劉暉等亦襲而西，駐兵大同。虜忽起營北去，
 近邊哨無煙火。方議班師，虜乃繇太同西間道入

偏頭關，寇鎮西。是時延綏勁兵驍將先已調山西

三關內外按伏，遂得合兵一戰，虜賊大遭剽劫。遁

自叙之言固當如此方為得體

去。雖曰天意，謂無人謀，不可也。况自初出至班師

首尾纔三月，費亦不多。虜賊自鎮西一敗，五六年

來，不復敢近山西三關，豈非有所懲哉。正德十二

年，虜營仍任威寧海子。本部預奏設備。視正德十

一年，尤為周密。大同鎮巡官哨探分布，亦中機宜。

適車駕幸陽和，虜賊入應州。遼東兵已在陽和。

待奏方發，稽遲。大同總兵官亦在陽和回遲。杭雄

等雖遇戰不獲大捷惜哉

為預防虜患事

宣大虜患

議得宣大二鎮共有官軍一十四萬延寧二鎮又設有官軍七萬歲費糧儲數百萬計專為防禦虜寇近

年各鎮守臣因循怠忽不肯預先料度虜情運謀設

策調度軍馬相機戰守以致虜賊深入得利而去大

肆猖獗無所畏憚及至朝廷命將出師彼賊已去

留兵在邊等候為因邊地廣濶彼賊出沒不常不得

恰好相遇一戰以此勞費雖多不能成功即今若不

將本邊將士戒飭預為隄備虜賊過河必來侵犯倉

卒計處必蹈往轍緩不及事貽患非輕臣等愚見乞

勅宣府大同鎮守總兵巡撫都御史會同計議今年

河凍虜賊過河駐牧作何設法隄備可保無虞訪取

熟知邊情地理之人密切審問先年虜賊進境搶掠

出入道路應該調撥何城堡軍馬在何地方駐劄可

以正當賊衝截殺取勝於何地方按伏可以邀其歸

路追勦得功本鎮軍馬雖各散處城堡必須量數挑

選精銳官軍記名聽候有警調取會合勦殺務在料

敵先知。籌無遺策。不可互相推倚。因循苟安。及似常
○邊○之○道○病○
 分調按伏。不當賊衝。虛應故事。以致虜賊深入。搶掠
 出入自繇。定照葉椿。姜彬。高友。機等事例。拏問取回
 降黜。必不輕貸。各將計議過。隄備虜賊事宜。明白具
 奏。不許含糊遲誤。正德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具題。

為軍務事

宣大軍務

看得鎮守宣府總兵官署都督僉事朱振等。奏稱前
 任總兵等官。止是分司分隊。立為營分。聽候出戰。未
 曾精選。以致強弱相攙。今年達賊壓境。搶殺官軍。迎

敵。因而僨事。要將團操前後營馬隊官軍。揀選頭等
 者三千一百三十三員名。立為前營。聽其統領。遇警

善用兵者能分此議過人實遠

當先出戰。次等者二千八十九員名。及無馬步隊官
 軍八百餘員名。并隨營兵車。俱立為後營。探報聲息
 緩急。繼後策應。仍每五人編為一伍。互相救援。一人
 有功。四人同賞。一人有罪。四人同罰。果有畏避。當先
 艱苦。實緣請託。更改等項。究問重罪等因。本官鑒戒
 前失。欲圖後功。故會同巡撫將官軍。挑選精弱。分別
 營伍。定立賞罰。具見用心。軍務。選練有方。合無本部

轉行朱振悉依所議施行仍咨巡撫都御史劉達并
 鎮守太監劉祥務要與朱振協和計議依擬施行不
 可偏執已見沮壞軍法以致朱振不得展布行事失
 誤軍機臣等又議得宣府一鎮食糧官軍數幾八萬
 今主將所統不過三千近日虜賊擁衆入寇動至七
 八萬寡不敵衆遂至失事又近年建議者不知邊情
 方欲添設城砦以分兵力又欲召募新兵以困百姓
 若不早爲救正其弊不可勝言及主將所統兵少亦
 當早爲議處合無本部通行宣府大同鎮巡官計議

以守則不足以戰則有餘晉州不徵立堡分兵大
 今後不許添立砦堡以分兵勢亦不許召募新軍以

見將畧
 致糧草不敷舊軍缺食逃竄仍查各城堡見在食糧

官軍內除已選本鎮團操及奇遊兵外中間但係驍

勇精銳軍人可以調用殺賊者挑選見數編造文冊

或臨時徵調策應或量數取赴鎮城輪操務使總鎮

城內常有精銳奇兵二萬以備征戰其餘城堡官軍

不必數多遇賊勢小則追逐截殺若遇勢大則堅壁

固守以待援兵前項事宜各官計議停當徑自施行

應具奏者奏請定奪

為聲息事

宣大
聲息

看得大同巡撫都御史胡瓚等奏稱大同各路大勢賊營俱向東北去訖調到延綏叅將杭雄所部兵馬相應督發隨賊向往防剿除行本官於五月二十六日就在大同鎮城啓行揆程前去宣府地方聽彼分布殺賊一節伏覩大明律軍政條內開事有警急及路程遙遠者並聽從便火速調撥軍馬乘機剿捕若寇賊滋蔓應合會捕者隣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并即申報本營上司轉達朝廷知會若不即調遣會合或不即申報上司及隣近衛所不即發兵策應者竝與擅調發罪同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其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欽此仰惟我太祖高皇帝掃除僭亂用兵如神故欽定律條若遇事有警急及寇賊滋蔓雖非所屬得調發策應若不即依期發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亦皆處以斬罪蓋用兵機會不可少遲故遇有警許徑自調發策應即古人闢以外將軍制之之意司兵

不即調遣會合或不即申報上司及隣近衛所不即發兵策應者竝與擅調發罪同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其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欽此仰惟我太祖高皇帝掃除僭亂用兵如神故欽定律條若遇事有警急及寇賊滋蔓雖非所屬得調發策應若不即依期發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亦皆處以斬罪蓋用兵機會不可少遲故遇有警許徑自調發策應即古人闢以外將軍制之之意司兵

皇明經世編

王晉溪本兵敷奏

宣大聲息

平露堂

縱橫以隣境為壘

政為將帥者。所當欽遵佩服。而不可違者也。近年添設總制官員。不論地理遠近。聲息緩急。悉聽明文到日方行。以致誤事。臣等節次申明律禁。荷蒙 聖明允納。上年延綏將官安國、杭雄等。雖奉提督等官明文調遣按伏。臨時寇至緊急。皆山西副總兵郭錦遊擊張綺等。就近徑自差人約會。及安國、杭雄等。當即依期赴援。所以不失機會。致有克捷。今大同鎮巡官料探虜賊。東行就令杭雄隨賊向往前去宣府地方殺賊。誠為得策。但恐杭雄因見未奉明文。難於遵守。

合無本部通行宣大鎮巡副參遊擊分守守備等官。并延綏調來參將杭雄等。遼東調來參將蕭滓等。各查照原奉 勅內。并本部節次奏 准事理。欽遵行事。仍遵 太祖高皇帝欽定軍政律條。哨探賊寇緊急。火速調發策應。其杭雄、蕭滓等。并本處副參遊擊等官。不分宣大地方。隨賊向往。即便依期發兵策應。若如去年偏頭關立功。陞賞不吝。如或自分彼此。遲誤調發。及已承調遣。違期不至。以致失誤軍機。聽巡按御史查勘的實。參奏。依律治以重罪。正德十二年

六月初八日具題 得旨都依擬行

為走回人口傳報虜情分兵防禦事

宣大虜情

看得走回婦人張氏說稱達賊到六月二十五日要往白城兒深入搶掠等情切詳張氏所說虜情恐未必虛前項總兵官朱振等分布人馬似乎有理但臣等尤慮兵分勢弱恐失事機合無本部舖馬差人齎文前去宣府交與都御史劉達總兵官朱振等作急會議密拘諳曉虜賊近年出入道路之人加意詢訪今次虜賊若來入寇必從何路進入可於何地按伏

兵馬可以衝遏賊鋒及邀截歸路就便從長計議將各路人馬聯絡一處以便策應若果入路甚多難於料度亦須自料近邊各城堡何處城堡村落廣有人畜必來搶掠何處城堡曠遠野無所掠雖來亦無所得就於應該防禦之處調集兵馬協力防禦大意虜賊既欲擁眾深入必須擁眾以待庶保無虞中間分合進止要在相機隨宜亦不可拘執本部原擬致有乖違仍令都御史劉達申明律禁傳示見分布各路將官并管糧等官今後但有報到軍情敢有不即刻

○我分則衆寡不一敵難○以○以○戰○故○亦○須○擁○衆○以○待○

○彼○合○而

期會合策應。及供給行糧料草。因而失誤軍機。輕則聽總兵官就彼區處。重則叅奏拏問。依律處斬。本部一行團營。整點官軍。催督都指揮趙承序等。上緊前去白羊等口防守。一行整飭薊州邊備都御史臧鳳等。提督紫荆等關都御史李瓚等。提督山西鴈門三關都御史李鉞等。各親詣邊關。整擷人馬。隄備防守。紫荆關。就將原選達官軍舍人等。調去防守。偏頭等關。尤宜及早隄備。恐虜衆忽有聲東擊西之舉。再行提督團營內外官。挑選人馬。操練預備。遇有聲息緊急。以備調用。正德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具題。

為預防虜患事

宣大虜患

議得明年黃河凍開。虜賊大營若在河東威寧海子等處。任牧仰賴。皇上威武嚴督。宣大將官整擷軍馬。及調延綏奇遊兵馬。相機戰守。虜賊入境。必遭挫衄。但恐河開。虜賊在套任牧。擁衆深入。延綏寧夏陝西地方。廣濶兵馬分布不周。難為戰守。查得今之黃河套。即漢河南朔方之地。自古匈奴所居。為患中國。我朝除以前年分不查外。弘治十四年。套賊大舉。

深入。命太監苗達保國公朱暉統領京營官軍勦殺。又命工部侍郎李鏊督理軍餉。弘治十八年。套賊大舉深入。正德十年。又大舉深入。預設總制都御史鄧璋調各路人馬防禦。其賊俱至固原平涼下營。分投搶殺。官軍寡弱。俱未能成功。正德十三年。套賊聞知固原有備。蘭鞏空虛。却從乾鹽池西入蘭鞏搶殺。今不及早議處。虜賊在套。陝西地方。必又被害。合無齎文交與宣大山山西延寧甘肅陝西各鎮巡官。差的當人役。哨探查勘。黃河凍開之後。虜賊大營。若不在套。

在於河東威寧海子等處住牧。宣大山山西三鎮嚴謹

若使各鎮聯絡策應。則地分而勢合矣。

隄備。延綏遊奇兵馬。聽調策應。若不過河。在套住牧。

待候草長田茂。勢將深入之時。延綏遊奇等兵。俱分

布定邊安邊等營。寧夏人馬。俱分布花馬池等處。遞

年虜衆經行之處。遇虜侵入。會合剿殺。陝西鎮巡官。

預先計處。除環慶固靖守備人馬。及固原遊兵外。再

處更詳

大意在備陝西四鎮。故指畫

量調取腹裏衛所州縣堪用戰陣官軍土兵民壯。編

成隊伍。委官管領。處置盔甲馬匹。并查照舊例。預造

戰車火器砲鏡等項。料虜必繇之路。設伏隄備。一遇

虜入出奇奮擊。或乘夜斫營。或截其歸路。俱相機行事。再行宣府大同甘肅各鎮巡官。各挑選精銳官軍三千員名。定委將官統領。俱約定五月以裏。到於固原會合殺賊。戶部奏差堂上官一員。整理軍餉。本部另行議奏。差官處置馬匹聽候兌軍。一應禦虜防邊。本部今擬不盡事宜。聽各該鎮巡官作急計議。具奏定奪。如此庶謀有預定。事得先機。

山西類序

山西

今鴈門寧武偏頭三關在太原

北境密邇虜地者也。鴈門之東北為雲中。即今大

同府。朝廷於大同屯兵。命將鎮守。固足為太原之屏蔽。然虜自西北馬邑而入。則大同路遠。亦不能為之援。正德九年。虜賊大舉過鴈門。深入崞代。逼近晉城。大同諸路兵。應援不及。虜賊得利而出。正德十一年春。邊臣奏報虜賊大營移過河東威寧海子佳牧。山西亦報瞭見境外煙火五十餘里。嘉靖年間亦多不遜宣大竟犯山右瓊竊料是歲秋必又入寇。乃預為之備。既申嚴宣府大同之邊備。復奏令山西嚴設守備。又奏請遣將出師。差大臣督餉。又奏調延綏兵馬過河。於偏

頭關等處任劄。又奏雷巡撫官不必改調。又奏提
 宣府失事總兵官下獄。分布既已得宜人心又知
 警懼。是年十月。虜賊大舉蹂偏頭關入寇。諸將合
 兵擊殺。遂有鎮西之捷。虜賊百餘年來入寇。始遭
 此挫。亦足以少伸中國之威矣。

為急處邊務事

山西軍務

看得提督三關都御史李鉞等奏稱提督軍務右侍
 郎丁鳳等將三關遊擊將軍張錡官軍調赴大同聽
 調殺賊。今虜賊漸移向西。倉卒乘虛突入鎮西岢嵐
 等處。逼近省城。貽患非細。况三關兵馬不多。遊兵已
 調大同截殺。本關兵馬愈致單弱。乞要從長計議。調
 取延綏人馬一二枝。分布老營堡等處緊要地方。住
 劄。及將遊擊張綺仍回本關。協同防守一節。切詳三
 關遊兵原奉。欽依。非有十分緊急。不得調動遠去。
 况近該提督軍務右侍郎丁鳳等節報賊營漸移向
 西。則三關委係急當預備去處。及查延綏人馬見已
 調來。但清水營止離偏頭關一日之程。中隔黃河。止
 有渡船四隻。倘遇有警。擺渡不及。不惟緩不及事。抑

延綏雖陝西屬鎮與山右相近故虜犯山右則調

延綏為援

恐被虜邀擊其半。深為不便。合無本部移咨侍郎丁鳳會同監督太監等官將張綺官軍發回本關防守。仍令延綏差來奏事人馬上齎文回交與王勛將原調人馬過河。在於偏頭關等處隨宜駐劄。相機截殺。事寧各照原擬施行。

為告領馬匹事 馬匹

看得山西鎮巡等官都御史張禴等奏稱見在官軍一萬五千餘員名。止有見在馬四千八百餘匹。奏要於太僕寺見在寄養馬內量撥四五千匹一節。查得

太僕寺見在寄養馬數少。及查前項正德九年山西三關有給銀買馬事例。合無本部於太僕寺收貯馬價銀兩。動支三萬兩。押運前去。仍行巡撫都御史會同鎮守等官。從長計議。或選委能幹官員。於出產地。方收買。或給與缺馬官軍。自行收買。務在處置得宜。毋致虧官損軍。所買馬匹。務須經由兵備副使逐一驗看。堪中。轉送山西行太僕寺印烙。給軍騎操。如有高臺價值。侵尅官價情弊。依律究問。不許分派州縣。派科擾軍民方為兩便逼民包賠。事完之日。將買過馬匹毛齒。給過官軍姓

名并用過銀兩數目。備細造冊送部查考。及看得奏稱馬隊步隊官軍委難通融。撥一節。臣等議得邊關官軍殺賊。人人有馬。委的便於馳驟。但欲令軍自養。多無空地可牧。欲官為支給。又無民草可供。所以往年召商買草。生弊百端。逼軍賠補。為害滋甚。山西三關在大同之南。頗有山險。可據。况古人防邊。多以步戰取勝者。近年都御史孟春在宣府。列步陣以却虜。去年總兵官王勛在應州。督軍下馬步戰。始能固守營壘。不為賊所蹂躪。若謂馬隊步隊難以通融。

調撥。恐未喻本部建議之意。亦未知本邊不習步戰之弊也。合無再行都御史張禴等從長計議。其欲傳報聲息。或追逐勢小達賊去處。多設馬軍。於虜眾必繇。可以遏截阻剉賊鋒去處。多設步軍。務使奇正相倚。戰守並用。以保萬全。不必專恃馬力。以求必勝。其有馬官軍。官立草場。以便夏秋牧放。預處草料。以待冬春支給。務使馬無倒斃。不頻奏討。期為得策。得旨俱依擬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單 恂質生叅閱

王晉溪本兵敷奏

王 瓊

陝西延寧類序 陝西

延寧者。延綏寧夏二鎮也

延綏云者。延安府綏德州也。綏德在秦時為上郡。歷漢隋唐皆為邊鎮。宋初沒於西夏。元平章孔興據守。國朝洪武二年。平定陝西。孔興北遁。設綏

德衛屯兵數萬守之。分撥綏德衛千戶劉寵屯治榆林。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延綏。始議築榆林城。及沿邊十八寨。移鎮於彼。成化七年。置榆林衛。八年。都御史余子俊開廣榆林城垣。增置三十六營堡。寧夏即古朔方地。歷漢隋唐皆爲郡縣。宋趙元昊據之。稱西夏。與宋延慶熙河分界。元置行省。國初棄其地。徙其民於陝西。洪武九年。立寧夏等五衛。後命將鎮守。嘗攷之。漢文帝時。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近郊以備之。未嘗窮兵遠討也。武帝時。匈奴連年入寇。屢遣衛青等擊之。遠遁。然兵退復入寇。又大入破塞外城障。欲再舉兵。而海內已虛耗。不可再舉矣。故武帝末年。深悔之。唐太宗時。突厥合十餘萬騎入寇。至渭水便橋之北。豈以太宗之英武而素不能爲之備哉。勢有所不能也。其後突厥頡利政亂。諸夷叛之。又民大饑。牛馬多歿。始遣李靖乘其隙而襲破之。以其降衆雜處中國。終唐之世。內亂多而邊患少。非太宗一時之戰功。能使其久遠不犯也。值虜運自衰。

此亦各有利害

耳。以今日陝西邊備。以綏德為邊衛。東自葭州。西起。西至寧夏。界定邊營。止。七百餘里。中間岡阜相連。有險可據。猶易為守。自移鎮榆林。綏德官軍多徙居之。在綏德者不及什一。自是延慶之民困於遠輸。日益流徙。田多荒蕪。戶口減什之六七。而邊儲日益匱乏矣。虜賊大舉。或繇榆林東。雙山堡等處入寇。綏德。或繇榆林西南。定邊營。花馬池入寇。固原等處。榆林之兵。其此○事○者○在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則以路遠而不能援。而綏德舊鎮。則以兵寡而不能禦。則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為利也。明矣。惟東自定邊營起。西至寧夏。東黃河岸。橫城堡止。三百餘里。中間皆平漫沙漠。無山谿之險。故虜賊大舉。多繇此入。寇故論者多欲於此地增築城堡。募兵以守。而未易成也。為今之計。宜量撤兵卒之半。復還綏德。使守險拒敵。遇其深入。又可減省遠輸。以甦民困。其榆林及新設城堡。各計其屯田歲入之數。留兵屯守。以立孤懸之勢。而移置其多餘者。屯於定邊營。

先○達○多○有○論○

起西至寧夏。東黃河岸。橫城堡止。三百餘里。中間皆平漫沙漠。無山谿之險。故虜賊大舉多繇此入。寇故論者多欲於此地增築城堡。募兵以守。而未易成也。為今之計。宜量撤兵卒之半。復還綏德。使守險拒敵。遇其深入。又可減省遠輸。以甦民困。其榆林及新設城堡。各計其屯田歲入之數。留兵屯守。以立孤懸之勢。而移置其多餘者。屯於定邊營。

要害之地。委謀勇將官統之。寧夏亦委將官調兵於花馬池住劄。又調集內地驍健之兵。屯於固原。令原設總兵官常住其地。提督操習各充其饋餉。如料虜將有大舉入寇之機。定邊寧夏固原三路。合兵防禦擊殺。如此雖不能使其必不侵犯。而自足以制其不敢深入。而又於平時愛養內郡之民。力以固根本。可使制挺以撻胡虜之兵。而內無土崩之勢。至於守邊將帥失利。究其所繇。以行黜罰。而無縱濫。使官得久任。而邊備無廢弛。如斯而已。

矣。若曰必使虜不內侵。或欲連數百里之地。盡築此最勞費。無益事。實。城堡。則力有所不贍。或欲置重臣。總制三路之兵。以抗其衝。則智有所不及。又欲發數十萬之師。直搗虜巢。滅其種類。則勢有所不能。皆非今日之所可行也。

為計處邊務事

陝西邊務

看得御史程啓充奏稱。往年虜賊河凍則住牧。冰解則北渡。今乃據有其地。數年于茲。禍機隱伏。識者寒心。於時去總制以建提督。議者以為無益。成敗三邊

兵馬人各自擁勢分力弱不相為用八營固原適平

隴西鳳之衝陝西鎮巡高居省城遙制可否卒然有

此亦一議論

如前日之虜乘虛旁午其利害得失何如宜令陝西

巡撫總兵住劄固原以扼其吭復設總制慎選才德

係天下之望者任之俾之經畧邊務整理兵食一節

查得自永樂宣德以來因各邊地方廣闊每鎮差都

御史一員巡撫並無總制之名成化十年刑部主事

張鼎建議創設總制朝廷特改參贊軍務左都御

史王越總督軍務於固原住劄亦無總制之號至弘

治十年復起王越始令總制甘涼各路邊務又恐事

總撫並設行軍必多牽制

有掣肘就令王越兼巡撫甘肅地方取回原設巡撫

都御史吳珉別用初無一官總制三邊之理亦無總

制巡撫二官並設之例彼時王越專制一邊尚無成

功自後承訛襲謬添設總制三邊官員才寬死於鋒

鏑張泰卒於憂勞多無成效去年二月以兵部侍郎

鄧璋陞右都御史總制陝西軍務又自江西賑濟取

回以諸臣之中而特舉鄧璋可謂極天下之選又奪

晉溪筆鋒甚傑

拯溺救焚之命不計數千里往返之難乃自江西取

回可見廷臣堪總制之任者無出鄧璋又慮甘肅危急恐鄧璋一人顧理不周復命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與鄧璋頡頏行事可謂夾輔之有其人又因差總制而驟陞右都御史其職不為不崇以一人而遙制三邊其權不為不重自去年二月以至今日其任不為不久而固原隴州殺掠之禍前此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繇是觀之總制之設無補於事已有明驗况鄧璋調用延綏軍馬既不能為固原之助翻失延綏之守而巡撫陝西侍郎馮清因專任總制

難於自效無所設施鄧璋當虜寇內侵時勢危急之際方請于朝欲專設巡撫于固原駐劄以分已責奏疏未至而固原平涼已盡被蹂躪矣傳曰闔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言用兵機會不可少有牽制今以三邊數千里之軍務而獨稟令於一人臣等固知其不可也今都御史鄧璋總制失事去任未幾而復設總制以踵其失臣等若不援引故實極陳利害自此諸邊戎務互相掣肘彼此牽制將來失機誤事係于天下國家之利害非淺淺也

此論最確蓋總制得人甚難聯絡之功少牽拘之害大也

况陝西套賊近已過河東行合無遵守舊制再不必

添設總制官員如遇賊情重大命將出帥自依常例

全陝付之亦時宜也

差遣事畢回京其陝西事情仍行巡撫都御史蕭翀

陳璘邊憲李昆四人各照地方經畧邊務整理兵食

交界地方應該會合截殺去處依律會合策應不許

在此處

自分彼此互相推託失誤事機其甘肅哈密土魯番

事情及乜克力亦不刺等賊情就着彼處鎮巡官查

照本部節次題准事理用心籌畫整飭防禦賊勢重

大應調寧夏等處軍馬計議停當酌量調取悉依原

擬施行其巡撫陝西都御史住劄固原已奉有旨并

總兵官趙文見在固原住劄外別無定奪

得旨依擬行

為預防虜患事

虜患

議得先事貴於預防有備乃可無患竊料北虜大勢

達賊近日在於大同應州等處搶掠被我官軍追逐

出境誠恐以後黃河凍合入套住牧必為患於陝西

若不早為預處一旦有警未免失措臣等謹將預防

虜患事件開陳明白伏乞 聖裁內分布事宜合無

通行延綏寧夏陝西各該鎮巡官從長再議。如果相應依擬分布隄備。若別有長策難拘一定徑自隨宜施行。惟在謀筭預定布置得宜。逆折虜謀不得深入。斯稱委任。如或似常玩忽以致緩急無備。失誤軍機國典具存。必難輕貸。

計開

一禦虜當謹分布。查得延綏寧夏二邊相連千有餘里中間必有虜衆出入要害之處。及有城堡屯聚兵糧之處。必須預先分布官軍在彼住劄。庶便進止。若

此則參問土人可得以得其情實

既已分布其領兵將官又須聽其自為謀畫或遠或

遙京以失事机

近相機行事不必遙制庶所布將官得以自盡其能。

合無待後黃河凍開虜賊住套春深草長勢將深入之時將朱鑾杭雄周政劉玉分布延綏西界安邊營等處紀世楹馮大經以次分布而東各擇便利城堡住劄柳湧住守鎮城相機發兵寧夏地方總兵官安國守鎮城副總兵路瑛遊擊李永定俱來清水營花馬池定邊營高橋兒等處。逐年大虜經行地方住劄與東路叅將各整擗軍馬多方哨探遇有聲息互相

傳報不拘遠近。相機應援不許指以稟受節制為繇。故意逗遛躲避致誤軍機固原一帶地方。總兵官趙文與都御史鄭陽任劄計議防禦方畧。若趙文部下分管千總把總等官不得其人。聽各官會同舉保謀勇慣戰官員委用。軍馬數少。作急區畫議奏定奪。

一禦虜當謹徵調。查得正德十年。延綏人馬通調固原。為因分布不定。遙制不專。以致失事。宣大遊兵調去延綏。到遲亦未成功。合無本部今年通行宣府大同延綏三處鎮巡官。將各管遊奇兵馬。預行號令整

棚。若虜不過河。則延綏聽大同調用。如河開住套。則

宣大聽延綏調用。其取調之時。務要查照往年事例。斟酌目前時宜。既不可早調坐費糧草。亦不可後時失誤事機。違者照依律例從重治罪。

一用兵當備軍餉。查得各邊主兵月糧。頗勾支持。但遇調兵輒稱缺乏。若不預先計處。倘若虜賊住套。倉卒調兵糧草缺乏。誤事非輕。合無行移戶部。查勘延綏寧夏各緊要城堡。并陝西固原等處。見在糧草除勾主兵支用外。可勾客兵幾箇月支用。如有缺乏。從

長計議。差官整理預備。庶不臨期有誤。

為虜中走回男子供報夷情事 夷情

看得巡撫陝西都御史鄭陽奏要本部馬上差人賚文延寧二鎮鎮巡等官知會將遊奇兵馬聽從本鎮臨時會調刻期應援勦殺一節查得大同延綏地方俱隣虜境。中隔黃河。所以先年舊例。大同延綏二鎮人馬。料探賊在何處。許令互相徵調。相機策應。若邊方萬一失守。賊入腹裏。在邊方者當設策以邀其歸。在腹裏者當整陣以遏其鋒。未有無事之時先議撤

于門戶而禦之。于堂室也。取邊兵退保內地之理也。近年賊入山西三關。大同

撤兵尾賊不如保險截其歸路

總兵官葉椿擁兵入關。尾賊之後。無救於事。及賊繇花馬池等處入寇。延寧人馬先調固原。亦致失事。皆

徵調失宜。戰守無策之所致也。况都御史鄭陽既稱

固原一帶。每一城堡糧草不過一千餘石。僅足支持

此蓋儒法

主兵目前之用。却又要將延寧二鎮遊奇兵馬。臨期

不諸方畧所致

調來應援。揆之兵法。俱有窒碍。難便准從。合無本部

行文延綏寧夏二鎮鎮巡官。查照本部節次題奉

欽依內事理。逐一遵依。分布要害。設法防禦。隨宜調

遣會合策應。務使虜賊動遭剝削。不敢深入。久害地方。萬一虜衆突入固原。往南一帶搶掠。務要協同各路將官運謀。合兵邀其歸路。破其營壘。以決大勝。不許遙望坐觀。縱其出入。自繇互相推託。各圖倖免。重罪。其都御史鄭陽總兵官趙文。亦要遵照本部節次題奉。欽依內事理。將原有人馬。并合用糧草。預先整棚隄備。運謀設法。相機戰守。其賊衆多寡。出入道路。務要料探先知。與寧夏二鎮領軍官互相傳報。彼此通知。以便截殺。若寧夏二鎮人馬。四肢不强。藩籬不固。而致賊深入。縱橫自繇。陝西固原總兵巡撫官腹心無備。保障無法。而聽賊搶掠。一籌莫展。國典具存。俱難輕貸。

為陳情乞恩分豁奏留官軍防守要害事

陝西防守

查得陝西寧夏漢中二衛官軍。先年撥赴寧夏。輪班備禦。正以邊方軍少。防禦為重。所以遠調腹裏官軍。腹裏各衛輪班赴邊。以均勞逸。以輪班備禦。非但為邊方之助。亦以令腹裏官軍習知勤苦。不至驕惰。如河南山東山西官軍。輪班前赴宣大備禦。河南官軍亦赴延綏備禦。至如陝西腹裏西

習戰。此制極有深意。

安等處官軍。分撥前去延綏寧夏甘肅三邊輪班備禦。俱係洪武永樂以來舊規。皆以防邊爲重。限隔華夷。使不內侵。非細故也。前項正德五六年間。邊情寧息。內地草寇生發。所以建議者掣回漢中寧夏二衛寧夏備禦官軍。在於故縣設堡屯戍。以防盜賊。乃一時權宜。非謂經久不可動調也。見今北虜大營住牧黃河套內。擁衆數萬。不時侵犯。所以寧夏鎮巡官奏要將漢中寧夏二衛官軍。照舊輪班赴寧夏備禦。本部爲料。目前陝西虜勢猖獗。京營并別省官軍。尚當調發併力防禦。原在寧夏備禦官軍。合當照舊督發赴操。及西安等衛。備禦寧夏。脫班官軍。亦合查究。以此議奏。題奉 欽依。督發。豈期巡撫都御史鄭陽。廢格不行。半年之上。未見咨報。今寧夏衛指揮王問卿。漢中衛指揮王詔。乃敢故違成命。徑自具奏。阻止。惟知適已自便。不顧失誤軍機。况正德七年。新設故縣營堡。內有掣回西固城備禦官軍。并召募投克軍人。其寧夏漢中二衛軍人。亦是輪班在彼。近年漢中地方無事。前項官軍。中間必被指揮王問卿等。賣放歇

役。一聞調取。通同受囑。捏詞破調。所據王問卿王詔
 俱合究問。合無本部行文巡撫都御史鄭陽。嚴督該
 道守巡官親詣漢中寧羗地方查勘原額寧夏備禦
 官軍數內揀選精壯堪備戰守官軍。不拘數目。定為
 秋班。照舊選委指揮等官管領。定與限期。督令赴寧
 夏鎮巡官處交割聽用。其餘選定春班。聽候明年凍
 開。哨探虜賊。如不過河。一體赴邊備禦。如賊已過河
 東。照正德七年例。存留本處故縣營堡防守。不必赴
 邊。

陝西甘肅類序

甘肅

甘肅者。甘州肅州也。甘州

在漢為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宋為

西夏所據。國朝置甘州五衛。後命將鎮守。肅州

漢初為匈奴昆邪王地。後降漢置酒泉郡。隔絕匈

奴。與羗酋通路。宋為西夏所據。國朝洪武二十

四年開設肅州衛。後命將分守。甘肅在黃河之西。

故又曰河西。禦戎得失。莫詳於漢。而屯田便宜。

莫善於趙。充國可以為萬世法者也。哈賓。人在

肅州之西千里許。永樂間封西夷酋長為忠順王。

賜以金印。令居哈密。羈縻西域諸夷。通貢往來。弘治五年。忠順王陝巴。為土魯番擄去。哈密城失守。命侍郎張海往經畧之。海至彼。上言西夷不可征。來則撫之。叛則拒之而已。朝廷用其策。事果寧。

息。弘治十一年。土魯番送回陝巴復立。卒。子速壇拜牙即襲封。正德八年。棄國走入土魯番。土魯番人據哈密。遺書欲寇肅州。因而要求厚賞。廷議差官整兵以待。所求賞賜。事出無名。不可輕與。不意奉使者欲邀近功。遣哈密都督寫亦虎仙等齎幣

王弼州論哈密事疑晉溪懷而修怨然經畧之策為長

二千直造虜庭講和。更許增幣。取回金印。虎仙等未回。而奉使者已還朝。不得如約。遂啓土魯番侵犯肅州之禍。宋史云。和。在。彼。則。和。可。久。和。在。我。則。和。易。破。豈。不。信。哉。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斯之謂歟。今欲守甘肅之地。得便宜之術。舍趙充國。吾未見其可矣。

為增兵要害以禦番虜事

番虜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等奏稱。鎮羗堡及岔口堡。相去衛所寫遠。按伏官軍。勢孤力寡。番賊不時劫

奪殺傷。要於莊浪涼州甘州三衛。選撥官軍一千六百員名。改調鎮羌堡備禦。分爲兩班。一年一換。設指揮行都指揮事一員。專在鎮羌任劄操守。內撥三百名。調千戶二員。承總領班於岔口堡按伏。仍借給官錢採打木料。修葺營房二百間。官廳一所。及於本堡添設倉場官攢。鑄降印記。合用糧料草束。於民運屯田秋青草內。量數改撥上納等項情節。蓋欲增兵要害。以禦番虜。不爲無見。若果無碍。未必無益。但要分莊浪等處官軍。前來二堡防禦。雖稱從宜量撥。其莊

浪等處官軍。未免因分寡弱。况事于創始。修營撥糧。勞費財力。恐難輕舉。查得近年肅州西路添設遊擊將軍芮寧。分撥永昌等衛官軍二千員。各管領。該巡按御史馮時雍奏稱不便。本部覆奏行文李昆等勘得前項新添遊擊。勢分力單。相應裁革。今若又於莊浪涼州甘州三衛分撥官軍一千六百前去鎮羌岔口二堡防守。亦又事體紛更。人難遵守。合無本部行移都御史李昆等從長計議。如果鎮羌岔口二堡地方番賊不時出沒。搶劫人財。阻隔道路。量撥官軍。統

領按伏。相機截殺。候番賊知懼。不敢出搶。即便照舊。不必分定數月。歲以為常。以存莊浪等衛之兵勢。以省鎮羌岔口二堡之勞費。臣等又議得增兵積糧。以備戰守。最為有理。但增設太多。難為供給。及分舊兵多列城堡。雖似處處有備。其實兵分勢弱。難禦大敵。查得遼東宣大延寧甘肅等邊。先年止設大鎮。及十分要害去處。方設城堡。後因節年差去官員。計慮未審。往往建議增置城堡。分軍召募。以致勢分力弱。一遇虜賊大舉。不能防禦。原額供邊糧草。不勾歲用處。處告乏。軍士多逃。本部不次因事議奏。不能阻止。嘗

考宋仁宗時。陝西總管鄭戩。城洛水以通秦渭。援兵○雖○則○守○禦○當○有○可○戰○之○勢○若○城○此○若○多○而○見○兵○少○則○不尹洙以為前此屢困於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奏罷其役。鄭戩論奏不已。復城洛水。尹洙改官。韓琦是洙議。亦外補。史臣惜之。自古大政議論未定於朝廷。而能行於外邊者。未之有也。合無本部通行各邊鎮巡等官。今後務要循守舊規。修其廢墜。遇有軍情相機調發。互相策應。不許創立新法。增兵置戍。罷敝中國。其近年新設城堡。有因事勢難行。日久未完

○足○以○一○戰○反○至○召○寇○矣

○通○達○國○體○之○言○

者。即爲議奏定奪。不必拘執原議。

爲傳奉事

番虜

查得前項先年撫處土魯番哈密事例。自洪武永樂以來。至弘治五年。並無發兵征進土魯番緣繇。至弘治六年。始差侍郎張海都督緱謙前去。只是會同彼

序次前事殊爲分了

處鎮巡官。講求安攘方畧。亦無用兵。弘治八年。止令彼處鎮守太監陸閻。總兵官劉寧。都御史許進。議差副總兵彭清。就調本處漢番兵。不過二千三百員名。征進哈密。止殺其占住回賊數十人。其首惡牙蘭亦

未曾得。因無糧草。難以久住。晝夜奔回。喪失亦多。未足言功。其後閉關絕貢。事自寧息。正德九年。謀臣不考故實。輕主用兵。旣設總制右都御史鄧璋。又設總督軍務左都御史彭澤。旣差戶部郎中張鍵。賫帶銀兩蘭州糴糧。又設戶部侍郎馮清。專在陝西督理甘肅軍餉。遠調延寧人馬。專爲邊絕土魯番夷。克復哈密。及勦逐亦卜刺等賊。不意亦卜刺等賊。返過河東。搶殺洮岷土魯番夷。雖稱獻還城印。忠順王未得復立。會延寧有事。乃議掣兵回救。其土魯番夷。理勢旣

難加兵方議加賞撫處邊情重務前後異議而又委任不專事多推諉以致番夷請求不遂陰懷怨懟節

此晉溪與彭耿不合之珠也

次番文大意皆以不饋原許段子一千五百為詞啓

釁納侮事實有繇今土魯番既已率眾侵犯肅州殺

歿遊擊將軍芮寧揆之大義似難再與賞賜示弱求

和若欲似前調兵又恐延寧地方虜賊窺伺乘機深

入顧此失彼况即今陝西臨鞏甘肅等處地方災荒

軍民十分貧困倘若僭運糧草督責嚴峻必致激變

地方合無請 勅見差太監張永都御史彭澤總兵

官卻永上緊前去甘肅督同彼處鎮巡官處置糧草

賑恤軍士振揚兵威撫馭屬番運謀設策相機戰守

如土魯番賊已回照依成化弘治等年事例閉關絕

貢不許往來若復來犯邊可戰則戰毋輕舉失利不

可戰則盡力固守以逸待勞彼當自遁各官起程之

日經過官司密切挨查土魯番差來貢使人等如遇

在彼從長計議或就所在官司設法拘留或帶去陝

西羈管具奏發落務在處置得宜毋或疎漏致有他

虞各官到於甘肅詢訪本邊故老料度彼處夷情如

果土魯番兵力強盛。蓄有異謀。勢將深入。奪占肅州。不能固守。徑自從宜取調甘涼莊永等處官軍。協力戰守。如甘肅本鎮官軍。力不能支。方許查照附近甘肅地方。以次徵調。若該調寧夏延綏二鎮邊軍。必須會知延寧鎮巡官。查勘本處聲息寧息。方許酌量起調。前去應援。若輕易調發。到彼不用。失誤本邊防禦。咎有所歸。各官既奉 上命。經畧處置。遠夷事情。務在同心協力。謀慮精審。應施行者。許令便宜從事。不可猶豫不決。展轉具奏。失誤事機。應具奏者。仍須火

速奏聞

朝廷自有別處再請

勅三道就付各官

齋捧前去。宣諭赤斤苦峪哈密三衛夷人都督令其照舊內附。堅守臣節。毋或被其逼脅。黨逆爲患。自取滅亡。仍各量加賞賚。固結其心。使三衛結合。互相救。援及隨從我軍。併力戰守。有功厚加賞賚。其餘屬蕃一體設法撫馭。毋致叛逆生變。其阿尔秃厮亦卜刺等殘賊。尤須嚴加防禦。毋致乘機。與土魯蕃應合。大擾地方。各官務候事寧之日。方許具奏回京。

爲賑撫番達保固藩籬等事

賑撫
蕃達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等奏稱甘肅二處並無預備夷人賑貸口糧之數肅州舊關口糧夷人三百餘數所乞口糧牛種夷人計以千餘若不從宜撫賑有失衆心乞 勅該部計議糧米應於何項糧內暫且支給段布應於何項銀內暫且支買候哈密稍寧麾之使去又要審訪各種夷人擇其驍悍難過渠魁數百人各帶家小取調甘州及山永涼莊之間羈住令其隨軍關支口糧以分其勢事寧照舊發遣等因又看得巡按甘肅御史趙春奏稱肅州見在倉糧料止有八千餘石月支已不勾用若將夷人羈留養贍恐愈不敷及慮地方兵寡力弱夷勢衆多必須早爲計處庶免後患乞 勅該部計議憐彼犬羊不與計較收留安插暫給口糧候回賊稍寧仍發該族住守或分散河西十五衛所量撥地方安插造冊支糧遇警調用等因臣等議得自古聖王之治天下詳內畧外謹中國之防嚴華夷之辯自晉內徙五胡遂亂華夏我朝鑒前代之弊建衛授官各因其地姑示羈縻不與俸糧貽謀宏遠萬世所當遵守者也近年巡

二議似此爲長

此即漢之置國之意名號雖殊

要自華夷不雜

撫甘肅都御史趙鑑奏要動支布政司官銀貳萬兩賑濟番夷。臣瓊時任戶部議奏恐啓無厭之求。爲將來之累。竟寢不行。今都御史李昆等因見地方事勢危急。不及遠慮。暫准支糧以繫番夷之心。及見糧盡無處。事勢難行。方纔會奏。於何項糧銀內支給。查得甘肅一鎮。官軍歲用糧餉。徃徃不敷。豈有別項糧銀可以常久支給。但各官旣以准給召集歸附。若不從宜善處。遽加阻絕。必生激變。爲患地方。合無本部行文交與李昆。將見在歸附夷人。選委的當官員。明白曉諭。大意謂爾罕東等衛屬番。自來俱是自種自喫。不納糧當差。原無支給官糧事例。近因土魯番侵犯殺害。爾等離失故土。鎮巡官憫念爾等遭難。從權賑濟。不爲常例。今土魯番賊聲言復來沙州。姑容爾等附近安插。爾等宜各自爲生理。不可專倚官糧過活。見蒙 朝廷差侍郎楊旦。賚帶銀兩段疋絹布前來。專爲預備軍餉。亦爲賞勞爾罕東等衛效順屬番之用。今遵原奉 欽依酌量頒賞。爾等俱要感激。朝廷厚恩。管束部落。選定驍勇好漢。聽候土魯番來。跟

王晉溪本兵敷奏

隨殺賊有功重加賞勞待土魯番遠遁爾等各回舊

不許安插內地是久長之計

土安住以後口糧俱難按月支給務要示以大義恩

威並用處置得宜不可輕許安插河西甘州山永涼

莊等衛致啓禍端其合用賞勞屬番銀兩段疋絹布

仍與侍郎楊旦公同計議動支既不可太濫虛費官

錢亦不可刻恡致生嗟怨事畢造冊奏繳查考本部

前擬事理或有未盡聽各官便宜議處不必拘執本

部原議惟在事體停當地方安妥如或鹵莽誤事咎

必有歸及看得各官奏內開稱土魯番速壇滿速兒

留五六百人在沙瓜州住着要到七八月多收拾

人馬復來漢人地方做反一節先因本部料度土魯

番夷雖是暫退恐有舉衆復來之情以此節次議奏

令總兵官郤永統領寧夏勁兵於附近甘肅地方住

劄以待其變未蒙俞允已將郤永取回軍回本鎮

萬一速壇滿速兒果如奏詞秋後復來侵犯肅州勢

必愈強寧夏官軍路遠一時難調不無誤事合無行

文李昆作急與史鋪許宣陳九疇等計議整擗軍馬

土魯番侵擾屬番兩族異心正當

十分嚴謹隄備見在兵寡力弱聽於歸附屬番內挑

○因○而○用○之○
選精銳好漢編成隊伍臨用之時給與賞賜月糧盛
甲器械聽本處領兵官約束防禦土魯番賊併力勦
殺有功厚加賞犒事寧各回本族中間事宜亦聽各
官便益施行。

為大彰天討以除非常虜患事

虜患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鄧璋奏稱虜中走回男子蒲
芳等報稱速壇滿速兒與頭目說打造盔甲收拾人
馬漢人若把朶撒恰放出來時我也不和他作反若
不放時我每再往肅州搶去及亦卜刺人馬約有二

萬住在西海今年五月那在山後又有達子一千來
到西川搶掠甘肅地方有此二患乞要仍命總兵官
郤永前來提督軍務往來隄備逐剿土魯番并亦卜
刺阿尔秃厮賊寇如本鎮兵力不敷量調洮岷延寧
等處兵馬會合併力應援客兵糧餉宜從戶部查照
事例計處及要另推都御史一員職專巡撫容臣休
致如甘肅仍用大臣提督另選賢能以充任使等因
臣等議得前代漢宣帝時馮奉世矯詔破莎車議封
奉世為侯蕭望之以為開後奉使者要功生事之端

遂止不封。宣帝因匈奴擾車師田者，欲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力諫止之，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自後惟用趙充國計，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以益積蓄。省大費，遂能以全取勝，爲後世據守西域之法。近於正德八年，建議者不考故實，輕主用兵，既假

此即晉○漢○類○序○中○語○意○也○

言官之奏，推舉鄧璋總制三邊軍務。又因鄧璋之請，舉用都御史彭澤總督三邊軍務。原議彭澤職任，量調延寧人馬，逐剿阿尔秃厮亦卜刺殘賊，令其遠遁，絕土魯番夷，不使內侵。其土魯番求討賞賜，事出

無名，不可輕與。後彭澤調兵逐剿亦卜刺等賊，因畏北虜讐殺，不敢出邊，返過河東，遯入四川。不久復回河西，洮岷等處，被其殘害，慮恐侵犯陝西腹裏地方。彭澤鄧璋相繼具奏，保舉副總兵趙文於洮岷一帶住劄防守。土魯番搶殺苦峪王子莊等處，逼近肅州。彭澤不發兵遏絕，矯詔遣使講和，納幣虜庭，求討金印。又不候差去人回，妄奏北虜遠遁，西夷就降，致蒙取回彭澤回已半年。土魯番方將金印同差去人送至肅州，復差親信夷人虎都寫亦火者散者兒等隨

印來到甘州。要求增幣。因彭澤已回。無人張主。鎮巡○此○段○大○失○事○機○官質留虎都。寫亦等久不放回。遂致土魯番得以為詞。統領夷衆直犯肅州。覆軍殺將。攻陷城堡。倉卒報到。朝廷慮恐奪占肅州。議遣都督郤永等調集兵糧。設法防禦。後因客兵難以久住。郤永尋亦取回。自舉彭澤等甘肅用兵。糜費糧銀一百餘萬兩。竟無成功。所以本部節次建議。并會官計議。行令甘肅守臣整飭武備。積蓄糧草。如遇亦卜刺等賊侵犯。相機戰守。其土魯番夷既不致討。又不過貢。此為得中策矣。照先年事例。閉關絕貢。不許往來。及

處置哈密事宜。前項議處節次通行外。今都御史鄧璋。不鑒覆車之戒。又欲郤永前去提督軍務。量調延寧人馬。逐剿土魯番。并亦卜刺。阿尔秃厮賊寇。令戶部計處銀餉。及另添都御史一員巡撫。不思土魯番係絕域遠夷。無可征之理。亦卜刺等賊逼於強虜。不敢出邊。無可滅之期。北虜在套。延寧人馬不可輕調。戶部經用告竭。難於計處。及查大同遼東湖廣巡撫都御史。俱兼贊理軍務。兩廣總督軍務都御史。亦兼提督兼巡撫行事。差為首便。晉溪之論固得之矣。但鄧巡撫才畧似未能了此事。晉溪為本兵何以舉用此人耶。巡撫。弘治年間。都御史王越總制甘涼等處軍務。亦

兼巡撫原任巡撫甘肅都御史吳珉取回原無提督

巡撫二官竝設之例所據前奏俱難准擬合無本部

行文都御史鄧璋務要遵照原奉勅諭并本部節

次議奏及會官計議題奉欽依內事理逐一詳

欽遵奉行凡事務在慎重詳審不可任情輕忽處待

內外鎮守官員俱遵舊規協和計議開誠布公先國

○臣○所○當○留○意○忌而後私情親僚友之交以絕壅蔽棄小過以

存大體去崖岸以收人心原議處置土魯番事情應

具奏者會議停當上緊奏請定奪其本鎮合用兵糧

就於本鎮及常例內區處應用屯兵積蓄為經久之

圖斯稱委任。

得 旨俱依擬

為專捕盜處民兵以祛民患事

民兵捕盜

看得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許完所奏捕盜當有專官

等三事不為無見理合開立前件議擬明白上請定

定奪具題奉 旨准議

計開

一捕盜當有專官前件看得所言要添設捕盜官一

節查得節年添設捕盜官員俱係一時權宜事寧俱當裁革其原額數目官制已定係干國初創立制

度難擅改議但要任人之意誠為有理合無行移巡

撫河南都御史將教閱民兵緝捕盜賊一事專責各

教閱民兵當責州縣正官若委佐貳止以需索乾沒了事而

州縣掌印正官提督整理選委佐貳相應官管領操

練如佐貳缺官及無相應官可管正官帶管捕盜官

不必通設其所奏查考功過轉陞及選用巡檢一節

合咨吏部查照施行

一民兵不宜太濫前件查得為陳愚見祛宿弊以安

軍民事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璵奏本部議得我

朝舊制自京師以及天下設置衛所編充軍伍幾至

軍制既壞便是逆腹虛弱之本

百萬令州縣百姓供給糧賞計天下田租之入大半

供軍專為防姦禦侮軍以衛民民以供軍未聞軍衛

之外復有民壯之設也自正統十四年軍伍消耗邊

情緊急始議召集壯勇以自護衛蓋一時權宜之計

事寧之後即當罷革民兵以示休息修明軍政以復

舊規而年復一年因循未改至於給事中孫孺建議

選民壯以振天威本部先任官依擬通行天下照里

編僉民兵之害。遂流至今。言者屢欲查革。而本部因襲憚改。終不能救。今御史楊璵奏言。臣等不敢忽處。合無通行各處巡撫。按官查勘。但係弘治七年給事中孫孺奏准新設民壯。通行革罷。與民休息。不許再行勾擾。其弘治七年以前原設機兵民壯。及山西陝西等處原議備禦各邊民壯。俱照舊存留。本部議擬未盡事理。悉聽撫按三司官從宜施行。等因。正德十年七月十一日題奉 聖旨。這民壯還照舊行。欽此。今御史許完奏稱。河南民兵不足。為輕重。深為民

害。反覆辯論。利害明白。正與御史楊璵并本部查議

事理相同。今若固守給事中孫孺之淺識。不從御史

楊璵許完之至論。稍為釐革。誠恐百姓困苦。逃亡日

紛擾。為害。耳。

衆臣等於心實所不忍也。合無本部行移巡撫河南

都御史李充嗣查勘河南所屬州縣。見在機兵民壯。

除原設有者。照舊存留外。但係弘治七年給事中孫

孺奏准添設民壯。盡行革罷。與民休息。雖係舊有。中

間里分有多寡。民力有貧富。應多設而或少。應少設

而或多。如御史許完所言。聽其從宜損益。務使民力

民兵固有用。但有實。用。但。有。司。不。能。體。恤。追。呼。

節省。緩急得用。回奏查考。

一替役當有常期。前件查得先爲乞明編僉民壯事。該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何鑑題稱。民壯之設。專一守護城池。遇警調用。有司官吏。直待消乏更替。乞將民壯俱准十年一次審編。但有年老殘疾。病故等項。俱准僉換。不必拘其消乏等因。該本部議得。自弘治十二年爲始。每十年通行查審看驗一次。中間但有年老殘疾。病故人丁消乏等項。悉與僉換。若本戶見有壯丁十名以上。家道殷實。仍於本戶內僉取壯丁

更替。再當一輩。事故之日。不許再於本戶內僉補。其十年審編之時。分巡分守并府州縣正官。務要親臨逐一查審。照依黃冊次序。將丁糧相應之家。從頭僉替。毋令下人作弊。獨損貧民。果係仕宦之家。并軍匠灶籍。比民量加優免。中間果係正統景泰成化初年。應當到今者。如是告要更替。查勘是實。亦與僉換等因。弘治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今御史許完奏。要將民壯或五年或十年。通爲僉替。查有前例見行。蓋是有司奉行未至。以致負累。合無

本部備咨巡撫河南都御史李充嗣查照前例遵依施行。

四川類序

四川

唐時吐蕃入寇至長安代宗出

奔陝州郭子儀擊之遁去今四川松潘番賊是也

朝廷即其地屯兵拒守雖無深入之患而時肆標

掠邊鄙受害轉輸供餉全蜀病焉必欲使其畏威

遠遁不敢侵犯非食足兵強有以制之惡能然哉

且環蜀之境皆蠻夷如酉陽播州天全之類國

初皆置土官以羈縻之惟敘瀘夔蠻未曾置官屢

為邊患若松潘敘瀘二賊並侵則調兵給餉尤為

難也。正德四年冬盜起東鄉不過三五十人有司

不早撲捕積至數千又匿不以聞是時番蠻少靖

而盜至數萬民墜塗炭逾六年始平適瓊改兵部

覆奏諸臣功過深究初起隱匿之罪而寬後來失

事之罰厥後番蠻侵擾守臣不敢匿調兵征剿雖

互有得失而不至大舉深入蹂躪內地又奏令憲

臣巡行郡邑禁止科害撫安軍民以固邦本蜀之

為蜀庶幾其小康也。

爲飛報番蠻攻撲城堡事

番蠻

看得巡撫四川都御史馬昊奏稱會議得松潘番情先將首惡端竹白等剿除以舒目前之急然後斟酌事勢應否添處兵糧以圖大舉似爲有見况張傑先已動兵使不乘此殄滅將來糾衆攻破各堡阻截東路恐難救藥臣等議處太監王保護守會城總兵官吳坤量調酉陽天全并新達等州縣成寧黎雅等衛所土漢官軍二萬餘員名親入巢穴會同副總兵張傑等分布相機併力戰守合用糧餉及犒勞銀牌牛酒等項各官議擬停當速行督糧參政孟醇分守布政華璉叅議張澤等分投催僱空運若端竹白等既平其餘稔惡不悛自起驚疑師方退還禍即旋踵必須限以歲年調集兵糧陸續困剿務期平定所慮兵戈動舉全蜀安危所關實非細故乞要本部將用兵進止機宜再加會議擬奏裁處示下遵奉撫剿及行巡按御史隨軍紀功除一面先發成都等衛官軍二千員名及動調客兵僱運糧米協謀幹理然兵難遙度事變不常候臨期或有重大者另行奏請定奪等

因又看得奏內開稱會勘得松茂壘溪一帶關堡設
 在諸番巢穴之中。自弘治正德以來。番賊殺死居民。
 不下三四百餘人。被虜者不下千計。提督都指揮等
 官。因失前事。間擬降級充軍等項。非止一人。弘治十
 七年。曾命都御史劉纓調兵征勦。各番畏懼聽撫。
 兵止不征。自後番賊攻堡殺人。守堡官軍。或殺一番
 便問檀殺激變之罪。或折一軍。即加失機誤事之罪。
 各官垂首喪氣。只得順情撫處。以此各番倍加猖獗。
 求索無厭。少不如意。攻堡殺軍。阻路劫糧。為惡萬倍。

又將旗軍百千餘名。借討做工。凌辱累死。指揮范剛
 等七員。將俸糧送與番賊買和。俱各餓死。事發又問
 尅減軍糧之罪。守堡指揮張瑞見被拘留等情。臣等
 反覆參詳其說。仰惟我祖宗朝於番夷巢穴之中。
 設立關堡。屯兵戍守。惟欲限隔華夷。以安生民。若其
 聽撫固當懷之以恩。如或攻堡殺人。即當懾之以威。
 今松茂番賊種類日繁。勢漸彊盛。居民被其殘害。官
 軍被其殺虜。南路關堡。奪占過半。若再因襲舊弊。姑
 息不處。不惟守邊官軍受害不堪。抑恐松茂失守。內

地因而擾動。今既該四川鎮巡三司等官會同計議，其不可已，中間處置，又各周悉。內馬昊又能身任其事，素諳戎務，委用責成，必不敢負。但兵難遙制，事在專委，合無請 勅一道，就令差來人賫回交付王保馬昊等，悉依原奏會議內事理，調兵集糧，運謀征剿。若端竹白等既平，其餘果能畏服，一面隨宜安撫。一面設法運謀，調集兵糧，陸續困剿，不拘限期。凡事必須隨宜而行，不可拘執原議。惟在處置得宜，使內外安靖，斯稱委任。

為傳報逼近地方虜情事

四川虜情

看得巡撫四川都御史馬昊等奏稱正德十三年十一月十一等日，達賊約二三千，又來松潘境外地方，搶殺人畜，議得四川自 國初以來，不曾聞有達賊。今一旦傳報，熟番驚疑，邊人惶懼等情。查得前項甘肅海西地方住牧達賊，因正德九年都御史彭澤調兵驅逐，遂奔四川。彼時鎮巡官急報請調延寧人馬防禦。本部緣此議舉叅將張傑陞副總兵，專一防守松潘。而以副總兵帶管總兵官事吳坤充總兵官，專

虜人 川中 蓋始于此時可以備考

一鎮守四川。凡此皆因甘肅達賊奔犯四川邊境。故特爲之區處。非無因而濫設也。今馬昊等奏稱四川自來並無達賊到彼。以致邊人驚惶。見今松潘用兵。叙瀘等處。又僂蠻作亂。吳坤與馬昊分任其事。尚慮不周。議者乃欲革去鎮守四川總兵官。不知當此倉卒。地方大事。責之何人。合無本部行文馬昊等。務將所奏達賊擾邊事情。從宜議處。設法防禦。或撫調熟番併力外攘。或乘其事變。以夷攻夷。惟在保安邊陲。不必遠事征討。仍將議處緣繇。回奏查考。

南贛類序

南贛

江西之南贛。福建之汀漳廣東

一之韶州。湖廣之郴桂。其間深山大谷。綿亘數千餘里。猺獞居焉。時出剽殺。民被慘害。故不得已而用兵。非喜功也。若北鄙匈奴。犬羊桀驁。非王化所易懷服。故先王置之度外。苟必事征誅。則有嫌於窮黷者矣。然自昔以來。處猺患者。初則姑息。專務招撫。及養成巨患。勢極侵凌。然後調兵聚糧。從而討之。徃徃勞費不貲。而貽禍無已。其於民生政理。蓋漠如也。惟王公守仁。夙蘊忠誠。深得治猺之道。履

任之初圖上方畧。朝廷從之。遂能威震百蠻。而恩及四鎮。厥後卒藉贛兵之力。以戡寧藩之亂。書生用兵如守仁者。可多得哉。真天下之奇才也。使居司馬統六師。必能運籌決勝。以平四方。不但身親戰陣。立効一隅而已。

為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

賞罰

照得近年各處盜賊生發。所在官司。往往隱匿。不行奏報。以致滋蔓難制。却又倡為招撫之說。長奸縱惡。莫有衰息。及乎招降復叛。乃至動調京邊官軍。始克平定。勞師費財。不可勝計。今都御史王守仁。反覆論辯深切著明。具見本官有用之學。濟時之才。及照昔因江西南贛二府。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雄惠州潮州韶州四府。并湖廣柳州四境相接之處。素為盜賊淵藪。數為民患。不可盡除。比之尋常盜賊。迥然不同。以此議奏。特設都御史一員。兼治四省地方。雖以巡撫為名。實則提督軍務。是以原奉勅旨。民情事務。不必干預。然以巡撫為名。而不與民事。以禦盜為職。而不得兵權。故官雖設而職難盡。民受害而盜未息。

不知不設此官。專責各省巡撫官之爲愈也。是今彼處盜賊。幾至數萬。殘害地方。已調兵會勦。雖嘗擒殺。未必能盡。大兵一退。必又嘯聚。王守仁所奏前事。皆有明驗。若不責成此官。假以兵權。申明賞罰。誠非久安長治之術也。合無請 勅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照提督軍務文臣事例。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照依原擬。徑自便宜區畫。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拏問發落。如遇盜賊入境。劫掠。即便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斬首示衆。其陞賞事宜。除征剿流賊事例。先已奏華外。若南贛郴桂等處。斬獲賊級。聽本處兵備副使。會同該道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南方剿殺蠻賊見行舊例。議擬陞賞。正德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具題。

得 旨俱依擬行



皇明經世

卷之二

